

古文辭類纂



標點
註解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一 奏議類下編二

蘇子瞻對制科策

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坐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時名也，臣敢不

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

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尙多，和氣或整，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敍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

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己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旣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旣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問我乎？一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問我也，然後受之。旣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

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鑿乎？田野闕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徧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闕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

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髓，音以不枵音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爲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

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言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胥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卻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

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敍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繆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燠同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靈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

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喤，同喤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喤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喤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喤，音喤，音切，于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喤。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音之音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眚音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亦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

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禱音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污。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音撻姦，或曰不可撻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撻獄市，所以爲撻姦也。如使不撻獄市而害其爲撻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尙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

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未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晏安，撤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邠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關雎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關雎，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

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洪質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裴音皇甫鏞音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洪質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常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一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一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

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概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非去聲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砭音砭乎。

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一) 宋時制科，有賢良方正科；直言極諫科；博學鴻詞科；等名目。(二) 卽譬刁易牙、開方三人，皆桓公之嬖人。(三) 唐三原人，少以宦者直內侍者，累官驃騎大將軍，封鄆國公，權傾一時。(四) 唐代宗時爲太常博士，曾疏勸程元振。(四) 言天子之無爲而治也。(六) 善柔是和顏悅色以誘人者也。(七) 善良之風俗。(八) 虞芮二國名，因爭田而訟，質成於周，入周境，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乃感愧而還。(九) 刑措，謂民不犯法，刑廢而不用也。(史記) 成康之隆，天下安甯，刑措四十餘年不用。(一〇) 兵書也。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謂之六韜。(一一) 魏李悝始創平糶法，歲熟則斂粟而糶之，歲饑則發糶之，謂之平糶。(一二) 謂占有其田也。(晉書食貨志) 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一三) 指敦煌以西之諸國而言，卽今川南滇黔諸省之地。(一四) 國名，宋初趙元昊自立爲帝，國號夏，據今內蒙古、鄂爾多斯、阿拉善及甘肅省。(一五) 縣名。

在今甘肅（一六）西夏自拓跋仁福以來，世有更夏銀綬宥靜五州之地。（一七）以上四句意思，欲使關中自爲戰守之備，而中國不預。（一八）漢書，劉向傳云，向見尚書洪範爲箕子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占其著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志。（一九）（博物志）云，昔有三人同冒露而行，一人病，一人無故，一人死，無故者飲酒，病者曾飯，死者空腹。（二〇）洪範傳與五行志，凡淫雨大水，董仲舒劉向皆以爲陰氣盛所致。（二一）噓呼也，出氣。（二二）噓，吸也，入氣。（二三）噓也。（二四）貌，言視、思、聽，謂之五事。（二五）滲，不和也，本金木水火土五行，劉向復增之以皇極，故謂六。（二六）劉向因洪範止言五行，乃本大傳增而爲六，詳見五行傳。（二七）名不章，著呂氏春秋。（二八）擊鼓也，詳見下註。（二九）指董仲舒劉向輩。（三〇）（左傳）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諸侯刑幣於社，請救於上，公伐鼓於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三一）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也，不合卽日食可知，瞽樂官進鼓則伐，嗇夫主幣之官，馳車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三二）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三三）後漢明

德馬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飾，朔望諸姬往朝，望見后袍衣粗疏，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嘆息。（三四）不精鑿米之也。漢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三五）（世說）云謝公射兵斷養，逋亡多外竄，在南塘下諸舡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師。（三六）漢曹參將去齊，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謹勿擾也。（三七）博覽古今，洞曉事物者爲通人。（三八）謂罪人逃竄所歸也。（三九）漢雒陽人。（四〇）誼因周勃下獄，故治安策末章以體貌大臣譏上，上深納其言。（四一）誼請改正朔，定官名，興禮樂，文帝謙遜未遑，又嘗欲爲屬國以係單于，其說亦不果用。（四二）文帝十三年，以太倉令淳于公少女緹縈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天子憐之，乃下詔除肉刑，易以髡之之法。按肉刑，剕、墨、剕、宮、之刑，髡，去髮之刑，笞，以竹杖扑責也。（四三）武帝信用方士少君，文成五利之屬，乃祠秦、一祭汾陰，禮八神，修封禪。（四四）武帝起千門萬戶之宮，以厭釁火災，又用衛霍、楊僕輩以快心胡越。（四五）明皇末年，自以天下無事，欲高拱無爲，乃悉以政事委李林甫，其後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以兼統重鎮，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四六）（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

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尤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四七）漢文帝問左丞相陳平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四八）唐韋洪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四九）唐河東人，由汜水尉累官司農少卿，假領度支以搜括爲能。（五〇）唐臨涇人，累遷戶部侍郎，後以聚斂旬剝爲宰相，天下怨之。（五一）宇文饒，由淮南節度使入相，韋洪質言宰相不宜兼錢穀，德裕奏言洪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按韋洪質諸本皆作韋賢誤）（五二）隋文帝時，尙書長孫平奏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五三）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更卒。漢初因秦法而行之。

蘇子瞻策略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

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劍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

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疏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鷲涇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晏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一）扁鵲，鄆人，姓秦氏，名越人，少遇長桑君，授以禁方，以此治病，盡見五臟，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同郡先里公乘陽慶授以禁方，爲人治病，決生死多驗。

蘇子瞻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去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音侵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音遏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讀如翠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

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音同趨音同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平治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士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問而可入，有聞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

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獯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獯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獯者而與之；然則淬厲天下而作其怠情，莫如狂者獯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一)行不前進也。(二)一鄉之謹愿人也。(三)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

蘇子瞻策略五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

泰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探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尙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旣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

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
 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
 會同宴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助駕切臘，以遂萬民之情。
 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然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
 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
 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
 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
 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
 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
 心既已去，而儀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
 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
 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
 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

王莽一豎子乃能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擡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有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察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

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奸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一)以鷄子層疊之，其危可知。(二)周官大宗伯之職，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

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衆見曰同。(三)周禮州長黨正，皆有以正月之吉，及歲時祭

祀屬其民而讀法之事，謂讀一年之政令，及司徒之十二教法也。(四)謂祭畢而飲酒于序，

以正齒位也。蜡(禮郊特牲)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息祭田夫也。臘(禮月

令)臘先祖五祀。注云以田獵所得而祭也。(五)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外

蘇子瞻決壅蔽

朝印司寇斷獄弊訟之朝。(六)(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七)指韓信、黥布、彭越、張敖、貫高、盧綰、陳豨等見(賈治誼安策)。(八)漢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九)王莽字巨君，弑平帝篡漢，國號新。(一〇)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一一)蕭曹之徒，皆豐沛故人。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職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疴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

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寃，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皆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苻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疆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

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精厲。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羸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遊，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一)蔽塞也。(二)字景略，佐苻堅成帝業。(三)字永固，氐種，號大秦，據有中國之大半。

(四)官名，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行臺諫章疏等事。(五)官名，專管財賦漕運事。(六)「

史記」秦始皇至以衡石量書。注以表牋奏請稱取一石爲例，日夜有程期，不滿不休息。一石計百二十斤。

蘇子瞻無沮善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拔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

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而可勉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辭，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

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大夫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賞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身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 (一) 朝廷設策問，使應試者逐條以對，謂之制策。(二) 宋制取士，有一等、二等、三等、等名目。
 (三) 急也。(四) 謂捐貲入仕。

蘇子瞻省費用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

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而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日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憚之瑞切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

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信，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

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徒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音救長，廐長立而馬益癯，音渠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豪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豪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一)文王伐犬戎，伐密，伐崇，武王亦滅國五十。(二)太祖乾德四年二月，王師入荆南。三月，克湖湘。開寶四年二月，潘美攻拔廣州，擒劉鋹，嶺南平。皆荆楚故地。(三)太祖乾德二年，詔以王全斌、王仁贍、曹彬等分路伐蜀。蜀主孟昶上表乞降。(四)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二月，車駕親征，次太原。劉繼元始上表納款，河東遂平。河東即古并州境。先是太祖建隆元年四月，詔義軍節度使李筠叛，車駕親征澤潞。王師環城，筠赴火而死。澤潞遂平。(五)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六)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宰臣王旦加門下侍郎，充玉清昭應宮使。其他如會靈觀、祥源觀、萬壽觀之類，皆命大臣領之。(七)仁宗嘉祐三年十一月，詔置在京都水監，凡內外河渠之事，悉以委之。(八)宋置淮南江浙荆湖路都大發運使，掌經度山澤稅賦及歲漕儲廩，以佐京師之用。後就淮南創使廩。

蘇子瞻蓄材用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敝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

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鱣魛之所蟠，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見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親，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

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彊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嚮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子鬼切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買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

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下天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一) 鱸，魚名，常潛居淡水之泥中，故稱泥鱸，蛻也。蟠，踞也。(二) 羴，羊也。豚，小豬。(三) 古

以周尺八尺爲仞，合營造尺六尺四寸八分。(四) 八尺曰尋。(五) 西夏，契丹。(六) 秦昭

王臨朝太息，應侯范雎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死。」

(七) 孫武，齊人，著兵書十三篇。吳起，衛人，著兵書六篇。(八) 如趙括能讀父書而不知合變，

遂敗於長平之類。(九) 如唐李元平好論兵，及守汝州，遂爲李希烈所擒之類。(一〇) 仁

宗寶元康定間，趙元昊叛，故西鄙興師。(一一) 寶元三年二月十八日，詔自今武舉人程試，

並以策問定去留，弓馬定高下。康定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命翰林學士丁度西上闔門使李端

愿等同共試驗武舉，中選者百八十人。(一二) 康定元年正月乙酉，詔陝西州軍有勇敢智

謀之士，識西賊情偽，與山川要害，攻取方略者，悉詣所在自陳，津遣赴京師。（一三）仁宗皇祐元年九月五日，下詔罷武舉。（一四）楚令尹得臣。（一五）騫楚邑。（一六）字伯羸，楚大夫。（一七）孫武初見吳王，王問婦人可以教戰乎？武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人，得八十人，分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武出令而婦人皆大笑，武斬隊長二人，以爲不聽令者戒，軍容爲之肅自。

蘇子瞻練軍實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

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遊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根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根；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淡音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

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之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弈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

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一)「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又成公十六年六月，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二)指趙元昊之反。(三)仁宗康定元年六月甲辰，詔陝西等路，量州縣戶口，籍民爲弓手，強壯以備賊盜。(四)明道寶元，皆宋仁宗年號。

蘇子瞻倡勇敢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_{音廷}與楹。至於三軍

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豪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
 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音虺而卻走，聞鐘
 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
 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
 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
 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
 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
 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
 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不有所
 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
 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
 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
 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

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卒然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

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一) 廷草莖、楹柱也，言廷與楹相比較其相差甚遠。(二) 虺、蝮、皆毒螫之蟲。(三) 言一人

善射則百夫競着決拾而效之。決、拾、皆射者所用之具。決以鈎弦，拾以攬袖。(四) (漢武紀)

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域者。(五) 武帝太初元年秋，遣

武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征大宛，天漢四年春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李廣利將兵

出朔方，征和三年三月，又遣利出五原，廣利敗，遂降匈奴。

蘇子瞻教戰守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際，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聲。

而不攝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遺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
 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
 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
 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義消耗鈍眊
 日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
 虜不之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
 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
 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
 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
 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
 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加意則寒暑入
 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
 後可以剛健疆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

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尙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日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

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一)此三句是安不忘危之意。周官大司馬之職，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二)言平日訓練已久，故臨事而不懼。(三)痿痺、濕病不能行也。蹶，僵也。謂民安於逸樂，其剛勇之氣，銷耗已盡，委靡不可復振。(四)時海內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五)唐肅宗雖能克復兩京，而河朔之地，竟爲藩鎮所分裂，迄于唐亡，終不能取。(六)襲裘、重裘也。(七)西指元昊，北指契丹。(八)都試，謂會集考試武藝也。漢制材官騎士，常以秋後肄習課試，故韓延壽之守東郡，行都試之法，以修武備，事見本傳。

標點
註解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二 奏議類下編三

蘇子瞻策斷中

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有計，句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皆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句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己；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疏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

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彊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奇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

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於閭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音轄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以狂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一) 越王句踐爲吳所敗，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對曰：「卑辭厚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

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卒以滅吳。（二）蘇秦既死，張儀爲秦人遊說六國，解從約以事秦，故秦并天下。（三）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對曰：「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多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從其策，項王果大疑亞父。（四）（管子制分篇）云：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輒，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五）伍員對吳王曰：「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四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見（左傳）肄，勞也。（六）文帝問取陳之策於高敏，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發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於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尤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文帝用其策，陳人始困，事見（隋書）。

蘇子瞻策斷下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緡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種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鑿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故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韞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

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韞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闔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紛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皝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旣爲所并，則

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不相敗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人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繚尉，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視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問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以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

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諜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雀窺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曰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以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懼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尙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一) 四者皆古諸侯朝見天子之名稱，秋見曰朝，秋見曰覲，時見曰會，衆見曰同。

(二) 束縛

也。(三)中行說，漢燕人，文帝時宦者，使匈奴，遂降。按中行姓，說名，行音杭，說讀作悅。(四)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行中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大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無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五)乳汁也。(六)軍中號令，聞鼓則進，聞金則退。(七)截髮使短，雕鏤皮膚爲文飾，野蠻之俗也。(八)字子靈，本楚人，封中公，後因怨楚將子反而奔晉，晉以爲邢大夫，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遂伐楚。(九)闔閭，吳王名，夫差闔閭子。(一〇)夫差既殺申胥，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一一)黃池，在今河南封邱縣西南。(一二)吳與越戰，三戰三北，吳王懼，請爲臣御，遂自殺。(一三)晉自司馬炎至懷帝都洛陽，曰西晉。(一四)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名淵，冒頓之後，冒姓劉氏，僭號稱漢。(一五)苻堅，臨渭氏人，僭號稱秦，凡五世四十四年而滅。(一六)石勒，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冒，僭稱趙，凡二主，二十三年而滅。(一七)慕容皝，本鮮卑人，皝之第二子也，凡四世，八十五年而滅。(一八)危也。(一九)晉出帝開運四年正月，契丹主德光至京師，入自封邱門。(二〇)契丹當唐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合一十六州。(二一)契丹自幽州

改爲燕京後。更其國號曰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二二)大梁人著尉繚子兵法三卷。(二三)陳平素多陰謀。嘗六出奇計。(二四)由余本晉人。亡入戎。戎王聞秦繆公賢。使由余往觀之。繆公與之語。以爲賢。因留不遣。遣戎王女樂以間之。校由余降秦。(二五)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六月。車駕北征范陽。下易涿二州。次幽州。七月。督諸將攻城。甲申。詔班師。(二六)諜。問諜。卽軍事偵探也。(二七)指天子言。(二八)前漢楊暉傳云。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竄藪也。注云。竄藪。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竄藪薦之。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啣之。所以不容穴。坐啣竄藪口妨。故不得入穴。

蘇子山君術策五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啾休音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

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音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音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旣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可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懼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忘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直曲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

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踴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日夜之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瀦音積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而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一) 衆聲喧囂也。

(二) 膺字元禮，後漢襄城人，桓帝時爲司隸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

膺獨持風裁，以聲明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三) 密字周甫，後漢陽城人，桓帝

時拜尚書令，以黨事免，與李膺齊名，世稱李杜。(四) 滂字孟博，後漢征羌人，官光祿勳主事，

坐鉤黨下獄。

(五) 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以得罪侯覽被緝，亡去，人重其行名，多破家相容。

(六) 水所停也。

蘇子由臣事策一

臣聞天子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懼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切于六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

慶祿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譚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殄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潛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

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尙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日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下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一) 漢武帝子名據。(二) 充字次倩，漢邯鄲人，武帝拜爲直指繡衣使者，因與太子據有隙，

恐武帝晏駕後，爲太子所誅，遂諫太子以巫蠱術厭帝，太子收斬，充舉兵反，事敗，太子亦自殺。

(三) 漢梁人，從高祖擊項羽，累官都尉，文帝時遷御史大夫。嘉爲人廉直，不受私謁，鄧通以

幸臣戲殿上，嘉欲斬之，赦至乃免。（四）漢南安人，文帝時倖臣。

蘇子山民政策一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彊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彊很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

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蹇音趨之心，而閨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介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麥畷良耜，音似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饌與餽同伊黍，其笠伊糾，其鏹音斯斯趙，徒了切以藜音藜茶蓼。當此時也，民旣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饌，音藜而慰勞之者，以勸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挈音望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闢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稇音音，有掾音求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旣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很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

利而教之，使其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致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一)大盜名跖，本黃帝時人，後囚柳下惠之弟，爲天下大盜，故亦名盜跖。(二)嚴刑也。

(三)刺也。(四)去田間草。(五)穫禾聲。(六)衆多也。(七)崇高也，塘也。言其高如城也。(八)比密列也，櫛梳髮之具，言其密列如梳髮之櫛也。(九)鄉官，掌教化者也。(漢

書)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〇)鄉官(管子)吏嗇大任事，人嗇夫任教，職聽訟，收賦稅。

蘇子由民政策二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

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尙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以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

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耶？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卻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尙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讎，酬同無德不報。一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_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意，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

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一) 謂被甲之士也，蓋獲俘虜，但數其首以計人數，故曰甲首。(左傳)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二) 謂當時以詞賦取士，僅恃平仄聲調爲去取之標準也。(唐書選舉志)因以謂按其聲病，可以爲有司之責，捨是則汗漫而無所守，遂不能復易。(三) 抄襲也。(四) 唐始用科目取士，故曰科舉。其後宋用帖括，亦沿科舉之稱。(五) 漢時選舉有孝弟力田等科目。(文帝紀)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

標點
註解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四 書說類一

趙良說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佛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

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

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擊音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市續切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

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鬪。吸音載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國，可以少安。君尙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一) 卽衛鞅，封於商，號曰商君。(二) 卽百里奚，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皮而爲之食牛，故號五羖大夫。(三) 狐之腋下，其毛最佳。(四) 應聲也，有順從而無違逆之意。

(五) 直言無隱之意。(六) 默而不語也。(七) 罪責也。(八) 百里奚相秦後，東向伐鄭。

晉之惠公、懷公、文公，皆至秦，俱送之返國，而置立之。(九) 繆公二十八年，奚盟晉，晉救楚，朝周，以救其禍。(一〇) 巴，今四川，謂發教令於封疆之內，而致巴人感化來貢。(一一) 八戎，皆爲西戎之國，謂施德政於諸侯，而致八戎懷德來朝。(一二) 西戎之臣。(一三) 擣米也。

(一四) 姓景，名監，秦之幸臣。(一五) 以字刺而曰黥。(一六) 言以左道建立威權，在外

革易君命（二七）商君初定變法之令太子偶犯法商君曰「太子嗣君也，不可以刑刑其
 傅公子虔，」復殺祝懼，諒公孫賈。按公子虔、祝懼、公孫賈皆太子師傅。（二八）所隨之車，多
 載甲兵。（一九）駢脅，脅骨生成一片，最有力者。（二〇）鬪戟，即雙戟也。（二一）言若早
 晨之露，不久當消滅也。（二二）人君死，臣子不敢斥言，故託言捐資。

陳軫爲齊說昭陽

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上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_音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_音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

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兵移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

(一) 戰國楚夏人，善游說，歷仕秦楚。(二) 楚懷王將。(三) 官名。(四) 今山西襄陵縣。

(五) 言爲國中之首也。(六) 保持盛滿之地位也。

陳軫說楚王無絕齊交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令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敝邑之王

不得事王，而令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一楚王大悅，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烏貫切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壯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曰：「

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尙全事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一) 秦地名，在今河南陝縣。(二) 厭惡也。(三) 地名，在河南浙川縣西。(四) 王者自謙之稱，猶言不善也。(五) 恨也。(六) 東西曰廣，南北曰袤。

陳軫說齊合三晉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彊秦也。不憂彊秦而遞相罷弱，而兩

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日未嘗乾，而齊民獨不否也，非齊親而韓、梁疑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一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一)春秋時韓、趙、魏其初皆爲晉卿，後分晉自立爲國，故稱三晉。(二)謂互相爭戰。(三)

今山西絳縣。(四)今山西安邑縣。

蘇季子說燕文侯

蘇秦將為從，北說稅音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澗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天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敵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彊秦，促近齊趙，齊趙彊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齋祖禮切，於是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蘇季子說趙肅侯

(一)即蘇秦。(二)國名，周初箕子封於此，在黃海日本海間之半島國。(三)在遼河之東，故稱遼東。地在今奉天東南境。(四)在今山西北境。(五)在今山西岢嵐縣。(六)在今山西大同縣西北。(七)在今陝西榆林縣西。(八)即滹沱河。(九)源出直隸易縣。

(一〇)山名，在今直隸昌黎縣西北。(一一)山名，在今山西代縣北。(一二)蔽屏障也。(一三)今山西代縣。(一四)今直隸易縣。(一五)在今直隸正定縣西。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矣。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盡其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

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自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擒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紙音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音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疆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

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傅附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聲去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聲去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彊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音音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禍呼葛切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秦，令天下之將相

與會於涇音水之上，通質音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摺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十純讀，以約諸侯。

(一) 趙肅侯弟名成。(二) 死也。(三) 古者天子於諸侯賜以湯沐之邑，使其以邑之所入

爲湯沐之資，所以使齋戒而自潔清也。(四) 效致也，實貨財也。如上所言，能裘狗馬之類。

(五) 垂衣拱手，示安然無事也。(六) 卽河南，古時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七) 在今

河南宜陽縣東。(八) 韓地名，在河北，平陽、上黨皆是。(九) 地名，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北。

(一〇)今河南沁陽縣。(一一)如金入冶而自銷熔也。(一二)水名。(一三)在今直隸

平山縣東南。(一四)一夫有田百畝，三夫是三百畝。(一五)主張連衡之人。(一六)軒

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也。(一七)兩方皆以人物為質，故曰通質。(一八)古時盟誓

多用白馬血。(一九)今河南汜水縣西北。(二〇)地名，在趙之東，齊之西。(二一)今山

東博平縣西北。(二二)在今陝西商縣東南。(二三)二十兩為鎰。

蘇季子說韓昭侯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

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自

韓山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

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

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即斬，堅甲鐵幕，革抉決，同賦丙，音無不畢具以

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

之賢，乃欲西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而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一) 今河南鞏縣。(二) 今河南洛陽縣。(三) 即商山，今陝西商縣東南。(四) 宛，今河南

南陽縣。穰，今河南鄧縣東南。(五) 在河南新鄉縣西南。(六) 谿子，弩名，或曰谿，蠻夷也，以

柘桑為弩，因曰谿子之弩。少府人名。時力，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距來，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

敵。(七) 冥山，在河南信陽縣東南，今曰石城山。(八) 棠谿，在今河南西平縣，即古房子國

地。(九) 墨陽，地名，善劍鑄。(一〇) 合伯，地名。(一一) 鄧師，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鄧

卽河南鄆縣。(一二)宛馮，宛人於馮池鑄劍，故號宛馮。馮池在今河南滎陽縣西。(一三)

二劍名(吳越春秋)楚王召胡風子曰：「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囚子請囚二人作劍。」

風胡見二人，作劍二，一名龍淵，一名太阿。(一四)鐵幕，謂以鐵爲臂脛之衣。(一五)革抉，

以皮爲射抉。抉，射鞬也。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以鈎弦。(一六)或盾也，芮，繫盾之紛綬也。

(一七)此二句言鷄口雖小，是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

蘇季子說魏襄王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上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邵陵，舞陽，

新鄴，音妻東有淮，潁，沂，黃，潁，棗，無疏，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

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無上聲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

日夜行不絕，輸切呼宏輸，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

衡人誑，音戊音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彊秦之勢，

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彊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

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擒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効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而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一）在河南滎陽縣東。

（二）今河南淮陽縣。

（三）今河南汝南縣。

（四）今河南許昌縣。

東。

（五）今河南鄆陵縣西南。

（六）今河南葉縣。

（七）今河南鄆城縣東。

（八）今河南

舞陽縣。(九)在今安徽阜陽縣東。(一〇)淮、潁、沂皆水名。(一一)今山東黃縣。(一

二)在今山東荷澤縣。(二三)地名。(二四)魏龍賈率師築長城於西邊。(二五)在今

河南原武縣。(一六)在今河南鄭縣北。(一七)謂南燕，故城在今河南延津縣東北。

(一八)在今河南延津縣北。(一九)言其聲之響而衆多也。(二〇)設爲利害之辭，以勸

人聽聞也。(二一)謂衛人自己不被其禍。(二二)爲秦築行宮。(二三)受秦衣冠。

(二四)助秦祭。此三句是臣服於秦之意。(二五)地名。(二六)在今河南淇縣。(二七)

以青帕首，魏軍兵卒之號。(二八)卽衝鋒隊。(二九)軍中當雜役者。(三〇)柯斧柄。

蘇季子說齊宣王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聲入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

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音竹彈琴，鬪雞走狗，六博踰音躄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不能當。今乃西而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音丘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憊音洞疑虛竭，同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而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一)言四方皆有險固。(二)錐矢，尖矢也。(呂氏春秋)所貴錐矢者，爲其應聲而至。(三)

言其威大也。(四)言其勢疾也。(五)齊都，故城在今山東臨淄縣北。(六)博，箸也行六

碁，故曰六博。（七）卽今之踢毬。（八）在今山東曹縣北，故衛地。（九）在今山東濟甯縣南。（一〇）狼性怯，走常還顧。（一一）謂虛張聲勢以恐嚇之也。

蘇季子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郊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其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飧，餐音汗武王不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

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邱，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何得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佯徧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一)古之信士，嘗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見《莊子》。(二)殷

孤竹君之子。武王伐殷，夷齊叩馬而諫，及勝殷，有天下，夷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死。(三)字子與，孔子弟子，性至孝，作孝經。(四)無功而食祿也。(五)假作也。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音現君曰：「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音延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一)蘇秦弟。(二)和土而爲之也。

蘇代說齊不爲帝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爲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蘇子說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

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

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王曰：伐宋利。對曰：夫約均，然與秦爲帝，而天

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

明釋帝以就天下，倍背同約摺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

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陶平陸，則梁門不啓，故

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

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

也。

- (一)齊城門名。(二)秦昭王母宣太后之異父弟，封於穰，號曰穰侯。(三)急遽貌。(四)汝南、潁川皆有，非衛地。(史記)作陽地，許、濮陽之地。(五)淮水之北。(六)濟水之西。(七)趙河之東。(八)卽今山東定陶縣。(九)在今山東汶上縣北。(一〇)大梁之門。(一一)謂不與秦合也。(一二)刑猶威也，言畏威而服。

蘇代遺燕昭王書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去聲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

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讀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音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所屣。切

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勿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秦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一)寄猶委也。(二)敗猶惡也，素白繒，染爲紫。(三)秦昭王母舅公子顯，公子悝也。若或也。(四)躡與屣同，履也。(五)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三年，齊閔王伐燕，噲死，子之。

蘇代約燕昭王書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紙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

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民音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至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音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音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陰，二日而莫不盡繇。音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息廉切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石，因以破齊。」

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爲楚罪。一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音攝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同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黽隘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同飛，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同洛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一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一) 戰國時屬巴郡，卽今四川涪陵縣。

(二) 卽岷江。

(三) 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

(四)

漢水下流。(五)隼，就是鶴，射隼，喻其易也。(六)今河南孟縣西北。(七)山名。(八)搖

動也。(九)斷絕也。(一〇)利也。(一一)津名。(一二)和也。(一三)魏人公孫衍也。

(一四)舅，即穰侯，母，即太后。(一五)言其無窮不可致詰也。(一六)言其易也。(一七)

周顯王三十九年，秦收魏龍賈軍。(一八)周赧王元年，秦大敗韓於岸門。(一九)周赧十

二年，秦收魏於封陵。(二〇)周顯王四十一年，趙莊與秦戰，敗。

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書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人民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豐穀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疆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餓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

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一燕盡齊之北地。去沙邱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古侯切注上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音同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音邢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交。而今乃抵臯音同。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熟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

名寵制於王也。

- (一)蘇代弟。(二)餌之也。(三)阪名。(四)卽雁門山。(五)卽河陽，在今河南孟縣。
 (六)丕分，卽西陘山，句注之別名。先俞，卽西踰，雁門山也。

蘇厲爲周說白起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一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鈎，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 曲。
- (一) 鄙人秦將封武安君。
 - (二) 魏將。
 - (三) 楚大夫。
 - (四) 射法之善者，左取其直，右取其

標點
註解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五書記類二

張儀說魏表王

張儀爲秦連衡，讀說音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輳，音音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音音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

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敗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乃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搯音扼腕音扼噴音噴目音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音烏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音同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 (一) 張儀，戰國時魏人，相秦惠王，以連衡之策說六國。(二) 戰國時外交之政策，連合六國以事秦，謂之連衡。(三) 條達，條理通達，如樹枝之成長也。(四) 輻輳，言人物之聚集，如車

張儀說楚懷王

輻之聚于穀也。(五)以兵守邊也。(六)亭障塞上險要處，築牆置亭，使人守之也。(七)從，卽合從；合六國以拒秦也。(八)洹水，在今河南安陽縣。(九)蘇秦，洛陽人，合六國之衆，同盟拒秦。(一〇)河外，地名；大河以南，總謂之河外。(一一)敗也。(一二)待也。(一三)主合從之人也。(一四)握持其腕，表示用心之態度也。(一五)瞋目，猶怒目也。(一六)愾怒貌。(一七)心惑也。(一八)衆口鑠金，喻人言之可畏也。(一九)尊秦爲帝也。

張儀爲秦破從連衡，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音奔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邱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

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
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韓人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
 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也。夫以弱攻彊，不料敵而輕
 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
 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諫有秦禍，無及
 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汝混山，循江而下，
 至郢三千餘里，舫音方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
 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
 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
 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
 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彊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
 戰三勝而亡之，陳同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功大者易危，而
 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

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扃古切天下之匈胸同。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列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一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

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 (一)勇士之稱。(二)謂收取天下如卷席也。(三)不格，猶言不敵也。(四)上地，上遊之地也。(五)闔名；在今河南汜水縣西。(六)從風，喻從者之迅速也。(七)今四川嘉陵道等地。(八)卽岡山；在四川茂縣西北。(九)並兩舟也。亦用爲舟之通稱。(一〇)汗勞，言戰功也；戰馬疾馳而汗出，故云。(一一)在今湖北長陽縣西。(一二)今湖北天門縣。(一三)故城在今湖南沅陵縣西。(一四)故城在今四川巫山縣。(一五)在今陝西商縣東；秦之南關也。(一六)爲爵位之最尊者。(一七)古圭字。玉之剡上方下者。(一八)泗上十二諸侯，卽宋魯郊莒等國也。(一九)言司灑掃之事，蓋謙辭也。(二〇)古者天子于諸侯，賜以湯沐之邑，使其邑之所入，爲湯沐之資，所以便齋戒而自潔清也。(二一)從車下風，言隨從之人也。(二二)犀名；以盛米置羣雞中，雞輒驚却，故名。(二三)璧名；夜可以鑒也。

子張儀說韓襄王

張儀為秦連衡，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音藿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

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廩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微亭障，塞現同

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徒音徒料頭，

貫音貫既奮載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

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裪，以趨敵左，擊

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

猶鳥獲之與嬰兒也。夫率孟賁鳥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

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聽從人之甘言好

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則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

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

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絕上

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

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土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 (一) 豆葉也。
- (二) 貧者之所嘆也。
- (三) 廝徒負養，謂賤役也。
- (四) 邊疆也。微亭，所以供瞭望者也。
- (五) 勇士之稱。
- (六) 跣，跳躍也。
- (七) 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
- (八) 頤，弓名，其頤，彎弓也。
- (九) 六尺曰尋。
- (一〇) 徒，言露身也。
- (一一) 古之勇士，能生拔牛角。
- (一二) 戰國時力士，能扛鼎。
- (一三) 比周，猶親厚也。
- (一四) 懲，惡也。
- (一五) 獻也。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才優美備者

淳于髡音坤一日而見音現七士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

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

去聲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〇）（一一）（一二）（一三）（一四）（一五）

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罟，亦黍梁父之陰，則卻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 (一) 戰國齊人滑稽多辯。
- (二) 柴胡桔梗，皆藥名，生于山中。
- (三) 沮澤，低下潮濕之地也。
- (四) 罟，黍，即嶧山，在山東鄒縣東南。
- (五) 梁父，山名，在泰安縣東南。
- (六) 類也。
- (七) 古時取火之木。

淳于髡說齊王止伐魏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疲，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彊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一)犬名。(二)兔名。(三)休息甲兵也。

淳于髡解受魏璧馬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容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曰：「然則先生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數尾切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一)一車四馬也。古人駕車，皆用四馬，兩服兩騂，故謂之駟。(二)非議也。

黃歇說秦昭王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音焉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鴛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綦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子孫，三世而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腰同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邱，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殫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彊，乘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

『靡不有初，鮮聲上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音趨趨音趨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慮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亡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朝毀，剝音剝腹絕腸，折脛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音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音脰束手爲俘虜者，相及於路。鬼神狐祥，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

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烏音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軍而攻留方，與銓音望湖陵音切。故宋必盡齊人南而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同伴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襟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

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一)白起，戰國秦將，善用兵。(二)今河南淮陽縣。(三)黃歇，周黔中人，遊學博聞，相楚二十餘年，封春申君。(四)東西之極也。(五)秦人。(六)絕也。(七)卽桃城，在今河南延津縣北。(八)雲翔，喻集合之多也。(九)故城在今直隸長垣縣東北。(一〇)今山東濟甯縣古任城。(一一)嬰城，繞城而守也。(一二)三王，謂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一三)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一四)今山西榆次縣。(一五)今江蘇吳縣西北萬安山。(一六)三江，卽婁江松江東江也。(一七)趨趨，往來貌。(一八)狡也。(一九)狐之爲妖者。(二〇)齊趙韓魏也。(二一)令下而韓魏不聽也。(二二)東西爲經，取齊右壤，于是秦地可自西海至東海矣，故曰一經。

范雎獻書秦昭王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音利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

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
 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
 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
 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諸深切質同續讀而要同不足以待
 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
 覆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厄音宋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
 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
 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
 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
 害則舍捨讀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
 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讀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
 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一書上秦
 昭王悅之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之

范雎說秦忠王

(一)名雎，魏人，字叔。初爲齊相，魏齊所笞，折脅摺齒，佯死得出，入秦，易姓名曰張祿。(二)鑽
 屬。(三)剗刀。(四)美玉名。(五)美玉名。(六)美玉名。(七)美玉名。(八)質，鑽也。
 古刑置鑽人上，以斧斫之。(九)公家行使之快車也。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
 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
 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_上左右，宮中虛
 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
 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跪曰：
 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一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尙之遇文王也，身
 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
 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尙，而卒王天下。鄉_去使文王疏呂尙而不與深言，是周

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以通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癘同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奔音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稽音首肉袒，鼓腹吹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

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曰：「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跪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

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潛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疲讀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爲借賊兵齎稭祖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固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邱。客卿范雎復說

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固可慮矣。」王曰：「善！」

(一) 西戎國名，在今甘肅富縣西北。至秦昭王時，敗義渠而滅之。(二) 指旁人。(三) 除去

也。(四) 卽太公望。(五) 河名。(六) 太師，三公之最尊者。太公爲武王之師，故有此稱。

(七) 寄寓也。(八) 喻至親也。(九) 以漆塗其身也。(一〇) 烏獲、任鄙，皆古之力士。

(一一) 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皆古之勇士。(一二) 春秋時楚人名員。(一三) 山名，因山

爲關，乃吳楚交界之地，在今安徽含山縣北。伍子胥自楚奔吳，藏身于藁而出此關也。(一

四) 卽溧水。(一五) 吳王名。(一六) 被拘也。(一七) 殷之太師，諫紂被囚，佯狂爲奴。

(一八) 春秋時楚人，姓陸，名通，佯狂避世。(一九) 指太后弟穰侯。(二〇) 保姆與帥姆也。

范雎說昭王論四貴

(一一)辱也。(一二)王侯之謙稱。(一三)韓盧天下之疾犬也。(一四)五大夫官名。

范雎曰：一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擢閔王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邱，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

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如賢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 (一) 田文，卽孟嘗君，相齊，招致賢士，食客數十人。(二) 宣太后，畢氏。(三) 宣太后之弟，名冉，封于穰，故號穰侯。(四) 宣太后之弟，封華陽。(五) 昭王之弟，名顯。(六) 昭王之弟，名悍。(七) 穰侯之封邑。(八) 楚將，楚使將兵救齊，因爲齊相。(九) 夜也。(一〇) 趙司寇。(一一) 趙武靈王，雍。(一二) 臺名。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敢不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聲上}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

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讀若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以齊不量疆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以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乃口受其符節，南使臣於趙，願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歷室，薊邱之榼，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音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

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土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順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二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羅同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聲入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 (一)不佞，自謙之詞，猶言不才也。(二)刑人之器也。(三)指惠王敬詞也。(四)給事左

右之人，不敢直言惠王，故託稱其侍御也。(五)樂毅自稱，謂私暱之臣也。(六)符節，古使

臣執以示信之物。(七)言楚魏與趙，併燕而爲四也。(八)回顧之間也。(九)齊東境邑；

即今山東莒縣。(一〇)古鐘名爲齊所得。(一一)燕殿名。(一二)本爲燕鼎輸于齊者

(一三)燕宮名。(一四)燕地名。(一五)栽種也。(一六)水名。(一七)竹田。(一八)

平也。(一九)百姓也。(二〇)楚都即今湖北江陵縣北十里之紀南城。(二二)革囊也。

言夫差取子胥尸盛以鴟夷投之于江。(二二)言非意所料也。

周 訢 止 魏 王 朝 秦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尙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

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納同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音箭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

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母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一) 周人仕魏。(二) 魏臣。(三) 魏臣。(四) 卽范雎。(五) 魏相。(六) 秦之使臣。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功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一)魏人。

(二)周年也。

(三)印也。

(四)改也。

(五)止也。

標點
註解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六 書說類三

魯仲連說辛垣衍

秦圍趙之邯鄲音邯音鄲，魏安釐音同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聞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疆爲帝，已而復歸帝音帝以齊故。今齊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現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介紹，介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

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魚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貪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訃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斫之。」威

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力不勝智，不待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

聲央去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烏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健音攝衽，衽音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音偶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音殯柩設北。』」

而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略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己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一) 戰國時趙郡，卽今直隸之邯鄲縣。

(二) 地名，在今河南湯陰縣。

(三) 魏之客將軍，客

子魯仲連與田單論攻狄

者因其非魏人而仕于魏也。後衍自稱梁人，則以已仕于魏之故。(四)趙武靈王之子名勝，封于平原，故以此稱。(五)不決之意。(六)戰國時齊人高蹈不仕，喜爲人排難解紛。(七)周時隱者，痛恨時艱，抱木而死。(八)喻天子之死，如天崩而地坼也。(九)卽寢苦枕席之意。(一〇)斬也。(一一)肉醬也。(一二)史記作九侯，鄴縣有九侯城，在今河南臨漳縣境。(一三)國在今湖北武昌縣。(一四)乾肉也。古時殺人，往往以其骨肉爲脯，爲最酷之刑。(一五)史記作姜里，今河南湯陰縣，有歸城，卽其地也。(一六)齊人。(一七)示不敢有其國也。(一八)韓魏趙初皆爲晉大夫，分晉爲三，故曰三晉。(一九)言必欲爲也。(二〇)卽信陵君；魏昭王之少子也。大冠若箕，指其冠復每三。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

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

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音同拄頤，攻

人攻其

狄不能溪叶下壘梧邱。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生而不解，費立則插插，爲士卒倡曰：『

何往矣，宗廟亡矣！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

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

之奉，西有菑淄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莊持澗繩音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

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褫城，立於

矢石之所及，援援抱抱鼓之，狄人乃下。

(一)齊之疏屬曾守卽墨，以反間計，使燕去樂毅，因破燕師，復齊七十餘城。(二)卽魯仲連；

齊人。(三)齊地，故城在今山東平度縣東南。(四)草器。(五)起土之具。(六)淄澗，皆

水名。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

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攻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攘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無意亦捐

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於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
 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
 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
 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
 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
 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力道切縲音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
 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
 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武切
 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
 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音之上，顏色不變，辭氣
 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十者，非
 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
 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於緣切恨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

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一)今山東聊城縣。(二)今山東鄒縣治。(三)故城在今山東汶水縣北。(四)謀也。

(五)燕相名曾攻趙五戰五敗。(六)公輸班攻宋九設機變墨子九距之班之械盡而墨子

守有餘。(七)戰國時齊人孫武之後善用兵士卒無二心嘗破魏帥殺龐涓。(八)陶指魏

冉以冉封陶故也。衛指商君以商君姓衛故也。二子皆貴顯豪富故以為喻。(九)春秋齊桓

公之賢相和桓公成霸業。(一〇)齊桓公之兄也。(一一)刑具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一二)奴婢也。(一三)縲紲繫罪人之索也。(一四)曹沫。(一五)合盟之場也。

觸警說趙太后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

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左師觸警切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

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不安也故願望見。」太后

曰老婦恃鬻而行切反安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同耳曰老臣

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利於身曰老婦不能

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肯而臣竊愛憐之願令

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一對曰十五

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

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媼之愛燕后賢

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

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

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

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

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

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同

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

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日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一) 卽威后。(二) 威后之少子，封于長安，故以此謂。(三) 音至押也。(四) 卑賤之子。
 (五) 戎服也，故謂侍衛之職，卽爲黑衣。(六) 婦人年老者之通稱。(七) 古者天子諸侯之女既嫁，非被廢及滅國，則不及父母之邦，故祝其勿反。(八) 山陵崩，謂太后死也。人臣不敢直指君后之死，故託言如山陵之崩。(九) 趙之賢士。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敝，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

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爲彊秦之所以攻，而使彊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趙之敵，此乃彊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一) 卽白起，戰國秦將。善用兵，昭襄王用之，戰勝攻取，凡七十餘城，封長安君。(二) 趙奢，號馬服君，其子名括。(三) 越爲吳敗，乃臣服于吳，退而修政訓士，卒滅吳國以雪其恥。

蔡澤說應侯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音於涂，音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彼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

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
 「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而心
 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
 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
 「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
 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毋
 絕，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
 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因己以說，復
 繆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毋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
 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安秦社
 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
 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王，疆國不辭禍凶，大
 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

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

「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疆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疆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然而君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國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鶴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習，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當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邱之會，有驕

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孝公明法令，禁奸宄，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稽積，習戰陣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自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攝服，不敢攻秦者，自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遊說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攻揚越，北并陳蔡，破衡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

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墜草剋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禽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以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之途，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自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云：『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

(一) 燕人遊學于諸侯，不遇，乃入秦。(二) 烹飪之器，無足曰釜，鼎曲脚曰鬲。(三) 卽范蠡。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 (四) 卽商鞅戰國衛人，相秦孝公，定變法令，封于商，故號商君。(五) 衛人，初仕魯，聞魏文侯賢，往歸之。其後爲魏相，公叔所忌，譖之，遂奔楚，楚任之爲相。(六) 卽文種，事越王句踐，獻計滅吳。(七) 殷紂諸父，諫紂不聽，爲紂而殺。(八) 春秋時楚人，曾佐吳伐楚，後吳敗越，越王句踐請和，夫差許之，子胥諫不聽，後吳卒爲越所滅。(九) 晉獻公太子，獻公惑于嬖妾驪姬，驪姬讒中生，中生不能自明，因自殺。(一〇) 殷紂庶兄，名啓，紂淫亂，數諫不聽，遂去之。(一一) 文王四友之一。(一二) 周文王子，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誅武庚，殺管叔，流蔡叔，天下大治。(一三) 古勇士，能生拔牛尾。(一四) 古勇士。(一五) 田間小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一六) 趙奢號馬服君。(一七) 解其四肢，古時酷刑也。(一八) 春秋楚人，仕越，與越王句踐共滅吳，遂浮海入齊，變易姓名，居陶，自號陶朱公。(一九) 謂三晉之路也。(二〇) 隱士，堯以天下讓之不受。(二一) 吳公子季札也，其父欲立之，辭不受。(二二) 仙人王子喬，赤松子也。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一)六國同盟拒秦也。(二)高也。(三)無勞而抱深憂者。(四)嘗敗于秦而失勢也。

汗明說春申君

卷五 五言古 楚文 楚 春申君 黃歇 考忘

汗明 國一石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輓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慄切救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

慄切救

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

密君之聖孰與堯也？聖孰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

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

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

今君一特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省門吏爲

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驢乎？夫驢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

太行，音同蹄中，音同膝折，尾漉，音同附，音同灑灑，音同汗灑地，自汗交流，音同延，音同負棘而

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衣以覆之，音同驢於是俛而噴，音同仰

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輓於州阨，音同

部，音同掘，音同穴窮巷，沈滄，音同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音同僕使爲君高

鳴，音同屈於梁乎？音同

(一)畢也。(二)不安貌。(三)良馬也。(四)山名，在山西晉城縣南。(五)却退也。

(六)秦之善相馬者。(七)穢也。(八)湔，洗除也。

陳餘遺章邯書

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丘庚切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音音、鑕音音，妻子爲僇乎？

- (一) 戰國秦將，善用兵，昭襄王用之，戰勝攻取，凡七十餘城。(二) 秦將，始皇時使蒙恬率兵三十萬，北築長城，威振匈奴。(三) 秦時宦者，始皇崩，高矯詔立二世，旋殺李斯，高爲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四) 鈇，斮腰之刑也。

標點註解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七 書說類四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縱同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鬪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聲去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音章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臣聞交蛟同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成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干同，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居音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

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音至鳥繫百，不如一鶚音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茲音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上之漘音沈，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義父音說之後，深割嬰兄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音赴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一) 稽重輜也，謂以法令畫一而整齊之。(二) 初爲趙相，與陳餘爲刎頸交，後有隙，耳奔漢，

與韓信共破趙軍，殺陳餘。(三) 漢大梁人，初與張耳同仕趙王武臣，後張耳降漢，與韓信共

擊餘，遂爲所殺。(四) 爲秦之東關，深險如函，故名。(五) 漢文帝閱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

惠王諸子爲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爲六。(一)城陽王名喜，其父與叔，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其父，梁地王其叔。乃文帝未能如其意，二人頗怏怏。後其父與叔皆死，故喜顧念而恨。(七)盧博，地名；今山東長清縣。(八)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死，文帝立其三子，故爲三淮南。(九)以水軍攻之也。(一〇)聚也。(一一)指趙也。(一二)在風之下向也。(一三)袂服，盛服也。(一四)卽專諸；古勇士，曾刺王僚。(一五)卽孟賁，亦古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一六)壤子，猶言愛子也。(一七)新垣，趙人。文帝時，詐覺謀反夷三旂，言濟北淮南二王所以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也。(一八)以水灌其城也。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復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舍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音馱，題音題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賸音賸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書，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中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

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_{式切}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用其讎，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衛，立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閭，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_{烏音}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

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
 客可使刺由，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灌七族，要離燔音妻
 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
 眄音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音，輪囷音，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
 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
 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
 伊管之辯，懷龍逢音，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
 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
 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
 秦皇常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而七音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
 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鳥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轡音，拘音之語，馳
 域外之議，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詔諛之辭，牽帷曆音之制，使不羈之
 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砥厲名

號者，不_レ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窮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_窟穴巖_窟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 (一) 戰國時之刺客衛人。(二) 白虹，兵象，日爲君象，荆刺爲燕丹西刺秦王，精誠格天，故白虹爲之貫日也。(三) 秦之策士。(四) 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五) 太白，金星也，昴，趙分也，趙將有兵，故太白食昴以示兆也。(六) 不欲斥王，故託言其左右也。(七) 楚下和得玉璞，獻之厲王，以爲詐，別其左足，武王時復獻之，又以爲詐，別其右足，及文王卽位，抱璞哭，王使玉人琢之，果得寶玉。(八) 殷之太師，諫紂被囚，陽狂爲奴。(九) 春秋時楚人，佯狂避世。(一〇) 比干，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一途剖比干，觀其心。」(一一) 子胥自刎吳王夫差，取馬革爲屍，夷形，盛子胥尸，投之江。(一二) 自刎相識至頭白也。(一三) 有道相識，車對語，兩蓋相交而下傾也。(一四) 以刀割頸也。(一五) 古之信士，謂蘇秦、子燕，則有足生之信也。(一六) 駿馬名，言反食蘇秦以異味也。(一七) 戰國時人。(一八) 殷末人。(一九) 周末人。(二〇) 猶親厚也。(二

枚 叔 說 吳 王 書

一) 春秋時人。(二二) 齊人。(二三) 喻交情之堅，如膠投漆中，不能離也。(二四) 謂人多言衆，金亦可以銷損也。(二五) 謂讒毀之言，積之久則骨亦爲之銷也。(二六) 謂父子兄弟也。(二七) 丹朱，堯之子，象，舜之弟，管叔，蔡叔，周公之弟。(二八) 燕相；燕王噲欲禪國于其相之子，國乃大亂。(二九) 卽陳恆；齊簡公悅其賢而用之，後遂被弑。(三〇) 謂寺人披爲獻公逐文公，斬其袪。後文公聽其言，以免召郤之難也。(三一) 謂管仲射桓公中鈞，後乃用以爲相也。(三二) 古大盜名。(三三) 卽許由。(三四) 邪視也。(三五) 大木之屈曲者。(三六) 委曲盤屈貌。(三七) 龍逢，夏之賢臣，桀無道，龍逢極諫，桀因而殺之。(三八) 陶家名轉者爲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御天下，亦猶陶者轉鈞。(三九) 秦官名。(四〇) 二水名。周文王遇呂尚于渭水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四一) 謂呂尚非周之舊臣，其遇文王，如鳥之集也。(四二) 謂才識高遠，不可羈絆也。(四三) 養牛馬之所。(四四) 周之介士。(四五) 勝母則不孝，故曾子不入也。(四六) 朝歌則不時，故墨子回車也。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聞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下同影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音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

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需，通溜穿石，單極之紡，古絕斷榦，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音磨漸音磨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音巢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同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一)日月星也。(二)寒也。(三)楚大夫，嘗與潘尪之黨，踰甲而射，徹七札焉。(四)簷下
水滴之處。(五)井上木闌也。

枚叔復說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音昨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同縱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

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忠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而稅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輪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圜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饒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

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有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一) 故城在今甘肅金縣。(二) 西南夷也。(三) 魏公子無忌。(四) 戰國時之縱橫。洛

陽人。(五) 戰國時之刺客，魏人。(六) 蚊虷。(七) 當也。(八) 疑錯也，錯爲御史大夫，故

曰三公。(九) 縣名，今江蘇秦縣。(一〇) 苑名，在陝西長安縣西。(一一) 苑名，在姑蘇南

太湖北。(一二) 兩水名。(一三) 習水戰者也。(一四) 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文帝

立其三子，故云三淮南。(一五) 止宿也。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願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

以鬱悒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利，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樂。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官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同從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音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憚憚同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儁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輿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

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音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勢。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音茸音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轉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載益。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當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

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抑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切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少分甘，能得人死力，雖古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音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面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音瞶音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

耶李陵既生降，頽其家聲，而僕又茸切乳勇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誦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在狝音淨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受木索，暴同暴肌膚，受榜箠，箠同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上聲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姜音隔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

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霸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音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鉏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固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哀音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已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始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可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沈同溺縲繼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傅音儻湯上聲非常之人稱焉蓋文士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所

爲也。此人皆意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漢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爲圜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故略陳固陋。

- (一) 猶僕也。言已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稱之謙辭。(二) 昔日也。(三) 怨也。(四) 罷同疲，言疲乏如最下之馬。(五) 謂受腐刑而被惡名也。(六) 春秋時之善琴者，與鍾子期善。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子期聽而知之。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謂世無賞音者。(七) 身也。(八) 指武帝。(九) 謂從天子將祭祀于雍也。(一〇) 合也。(一一) 始也。(一二) 謂須利贖罪，而家貧最爲慘也。(一三) 腐刑也。男子割勢，女子幽閉。(一四) 衛靈公之宦者。(一五) 秦之嬖人。(一六) 武帝朝之宦官，卽趙談也。(一七) 袁盎，文帝時爲中郎將，數直言極諫。(一八) 謂京師也。(一九) 猥賤之地。(二〇) 謂喪太史之舊職也。(二一) 喻事不可兼施，一心于史職不暇修人事也。(二二) 以身殉物也。(二三) 釀成也。(二四) 匈奴之庭，單于所居。(二五) 喻危險之地也。(二六) 廣大之義，匈奴稱其君長爲單于。(二七) 喜積也。(二八) 志純一也。(二九) 張口忤視貌。(三〇) 漢李廣利爲武師將軍，武帝命征匈奴，令李陵爲助。及陵與單于相值而武師無功，聞邊言，以爲遷欲阻止武師也。(三一) 治獄之官。(三二) 懇至之意。(三三) 繫也。(三四) 養蠶之室，溫而密，腐刑畏風，須煖，作密室蓄火如蠶室，因以名也。(三五) 喻無足輕重也。(三六) 長跪也。(三

- 七) 謂著罪人之赭衣也。(三八) 謂穿械與繩之獄具也。(三九) 謂受杖刑也。(四〇)
- 刑法名曰髡去髮使之髡也。(四一) 刑法名曰鉗以鐵束頸也。(四二) 明也。(四三) 獄城也。(四四) 謂不知羞恥也。(四五) 卽周勃漢沛人佐高祖定天下封絳侯。(四六) 卽寶嬰封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論棄市。(四七) 罪人之服也。(四八) 謂桎枷械關在頸與手足者也。(四九) 楚人項羽將。(五〇) 漢潁陰人。(五一) 喻法度也。(五二) 奴婢也。(五三) 不拘束也。(五四) 卽黃帝也黃帝生于軒轅之邱故曰軒轅氏。(五五) 言身受腐刑行同宦官也。(五六) 指小人也。

王生與蓋寬饒書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諷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

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求於遽切，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可不費警同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同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一) 輔佐也。(二) 善名也。(三) 遽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四) 伍員字，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戮。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惓切於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音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惓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故事，會不能以此時有所建

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同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音豎之事，汗辱之處，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

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一) 謂散騎常侍官，得出入禁中，常侍左右也。(二) 貴者所乘之車也。(三) 無事而食也。

(四) 伏日在夏，臘日在冬，秦漢時之令節也。(五) 指繫甕叩缶之類。(六) 平素也。

(七) 倒也。(八) 董仲舒，漢廣州人，少治春秋，武帝時以賢良對天人三策，此卽其對策文。

(九) 段干木、田子方，皆魏之賢人。(一〇) 助詞，與之字同。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旣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旣微，而禮樂不
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

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開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闕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否遺，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

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一) 微妙之言也。(二) 古之食器，祀祭燕享，用以盛果實，修脯之屬者。(三) 古禮器，祭祀

用之。(四) 孫武。(五) 吳起。(六) 夷平也，言其頽廢如丘陵之漸平也。(七) 辭人，始爲

秦博士，後仕漢，定朝儀。(八) 絳侯周勃。(九) 灌嬰。(一〇) 掌守故典之官也。(一一)

潁川人，學申商刑名，以才智見稱。(一二) 名勝，濟南人。(一三) 賈誼。(一四) 漢興言

詩，則推魯申培公，齊轅固生，燕韓太傅，言禮，則推魯高堂生，言春秋，則推齊胡毋生，趙董仲舒。

(一五) 女巫以術爲蠱，以詛人也。(一六) 天子之學也。(一七) 積土祭天曰封，掃地而

祭曰禪。(一八) 天子巡行諸侯所守之國也。(一九) 喻人言皆同也。(二〇) 歐陽生，字

和伯。(二一) 名高，齊人。(二二) 施卽施讎，孟卽孟喜。(二三) 名俶，字元始。(二四) 名

種。賀，字長翁。

(二五)夏侯勝從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故有小大夏侯之

標點
註解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八
書說類五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愈自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
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
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說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
十數日官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
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
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
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
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
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
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釋音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

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伊力切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推之者，其亦不說孟子云：『今天下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斲，音禮樂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昔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今日，秦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甯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

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如鶴切而
 言侏^{朱音}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
 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繇繇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
 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
 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
 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
 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
 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音音}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答厚而
 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一) 今江西廬陵縣治。(二) 卽釋迦牟尼，佛教之始祖也。(三) 今廣東潮安縣治。(四)

今江西宜春縣治。(五) 樂易也。(六) 楊朱，其學說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也。

(七) 墨翟，倡兼愛之說，與楊朱相反。(八) 君臣父子夫婦爲三綱。(九) 揚雄，漢成都人。

(一〇) 謂衣襟左交，夷狄之服也。(一一) 蠻人之語也。(一二) 張籍，字文昌。(一三) 皇

甫湜，字持正。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稱人切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

法度。頡頏切頡頏音結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

桴音孚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

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

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蹠弟音。

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

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

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

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戒輕

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韓退之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一)指吳元濟。(二)張目而難與語也。(三)強項也。(四)告也。(五)踞也。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
 兇豎^{虛羽切}煦^{虛羽切}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
 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
 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
 熊羆^{音羆}貔^{音羆}虎之士，畏懼^{音羆}蹙^{音羆}，^{子六切}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
 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
 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
 氣。愚初聞時，方食下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
 逐，爭一日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
 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

力耳目使所至如時。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招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招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一)指吳元濟。(二)擾動也。(三)喻勇士也。(四)人之儀容也。(五)手翰。卽手書也。

(六)應時之雨也。

韓退之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

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闕輿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

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旣謂能粗知足。下面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所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於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與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

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一)今河南洛陽縣。(二)今安徽宣城縣。(三)心也。(四)將養休息也。(五)行政官之記室也。(六)房屋深處。(七)伊潁，皆水名，在河南省。(八)左牙輔骨也。(九)山名，在河南省。

韓退之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

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攀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音優者之辭，顏音性音女音六音，而心不寧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視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

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師交切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孰，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音足，不爲病，且無使劓渠京切者，再剋音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二

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削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同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一)立之字；貞元四年進士。(二)官署名，掌禮秩及學校貢舉之法。(三)官署名，掌中外文職銓敍勳階黜陟之政。(四)官名。(五)慙愧貌。(六)言鄙細也。(七)殺也。

韓退之答陳商書

愈自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否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

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一) 黃帝以生于軒轅之丘，故曰軒轅氏。(二) 古以正聲音之器，黃帝時伶倫造之。各樂器之音，皆以此比較而定。陽者爲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謂之六律。陰者爲呂，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謂之六呂。合而言之，亦謂之十二律。

韓退之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污，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

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一)今江蘇吳縣地。(二)彷彿也。

韓退之答呂監山人書

愈自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_音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執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

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薰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一〕魏公子無忌也。魏有隱士侯嬴，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執轡甚恭。

〔二〕唐制，凡試于禮部者，皆謂之進士。〔三〕以經義進士者，謂之明經。〔四〕以香塗身也。

韓退之答竇秀才書

愈自愈少，篤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_{音蘇}，語_音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_音癘侵加，惴_音惴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

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屣傾困區倫切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願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賈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稠苦韻切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一)意見不合也。(二)內病爲瘵外病爲癘南方暑濕之地有之。(三)憂懼貌。(四)官吏也古代設官分職事各有其專司故謂之有司。(五)唐初明經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

韓退之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

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音祈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切筠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於取於心而注其手也，惟陳言之勝去，戛音拏乎其難哉。於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音音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

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至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官。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肯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於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褻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一) 求也。(二) 待也。(三) 和善也。(四) 莊敬貌。(五) 齟齬貌。(六) 水流聲；喻文思之物發也。

韓退之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

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求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聞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爲真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

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游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敢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一) 漢成都人，字長卿，長于辭賦，豐贍富麗，漢魏六朝之文人多倣之。(二) 卽司馬遷，漢人作史記，序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故稱爲良史之材。(三) 漢之宗室，通達能文，所著有洪範

五行傳等。(四) 漢成都人，字子雲，爲人好古樂道，不慕榮利，獨以文章名世。

韓退之答尉遲生書

愈自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

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一)名份。(二)峻刻也。(三)喻人之多也。

韓退之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嘆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音巴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俟之他文不

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一) 卽揚雄。(二) 沛國相人，能文章，篤好古學。(三) 卽老聃所著之書名老子，分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四) 鉅鹿人。

韓退之答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與？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而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

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在，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一) 備中行字，貞元九年進士。(二) 欲速之意。

韓退之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唯音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牒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一)懸念而心不安帖也。(二)指張建封也，退之出汴州，依建封于徐。(三)今安徽宿縣治。(四)水名。(五)今安徽和縣治。

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

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尙非淺陋。儉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邱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痲音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

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

(一) 崔杼弑齊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二) 左邱明，魯之太史，述孔子之志而作傳，是謂左氏春秋。

(三) 漢人，字子長。

(四)

漢人，字孟堅，著西漢書。時有人告固私作國史者，因下獄死。

(五) 字承祚，巴西安漢人，撰三

國志，爲人所忌而遭貶。後杜預復薦之于帝，未幾又遭貶。

(六) 字處叔，陳郡人，撰晉史，未成，

以謗免。

(七) 字彥威，襄陽人，作漢晉春秋，後以脚疾廢。

(八) 字伯淵，武城人，因著國書，爲

魏道武帝夷其族。

(九) 字蔚宗，南陽順陽人，作後漢書，以謀反伏誅。

(一〇) 字伯起，鉅鹿

下曲陽人，撰魏書，後收冢被發。

(一一) 名義真，後爲徐羨之等所殺。

(一二) 汴州浚儀人，

撰武后實錄，及貞觀政要，大唐春秋，屢遭遷謫，晚尤困頓。

(一三) 意見不后也。

(一四) 草次急遽貌。

韓退之重答李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不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

(一) 鄉名，其入習于不海，難與言善。(二) 誠惻也。

韓退之上兵部李侍郎書

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譏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岳，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

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與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天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尙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旣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力甯戚之歌騷切子紅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于黷獨音嚴尊伏增惶恐

(一)甯戚飯牛車下扣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不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纒至髡；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爲相。(二)叔向適鄭，駸蔑立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

「必讒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三)政治與教化也。(四)

見(一)註。(五)見(二)註。

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太江之濱，音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_音猶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一是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一) 海也。

(二) 水涯也。

(三) 言彼此相等也。

(四) 水竭也。

(五) 鱓屬，其形似狐。

韓退之爲人求薦書

(六)獸名有水獺海獺旱獺三種 (七)喻馴服也 (八)姑且也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研計切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字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依嫁切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圃，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愈再拜。

(一)楚郢人，匠人，石其名也。(二)孫陽，秦穆公時人，善相馬。

韓退之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不以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惜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惜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淡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措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一)不敢直斥其名。因奉違尊之意。古者三公開閣。故書題有閣下之稱。(二)陳給事名京。

唐大歷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九年由考功員外還給事中，故云。（三）原稱師門曰門牆，今借此以喻顯者之貴門也。（四）無聲也。（五）自謙之詞，猶言不才也。（六）謂書字于卷軸之上也。（七）唐武康人，字東野，所爲詩託興深微，結體古奧，時人莫不推之。

韓退之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浮沈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

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興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恐懟音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張說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

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納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懼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

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求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亦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援同狄余救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味味，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

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于潛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 (一) 唐取士之法，由州縣舉選，不由學館者，曰鄉貢。(二) 指賦稅而言。(三) 勤勉不怠之意。(四) 五經，謂易、詩、書、禮、樂、春秋。(五) 誇張，言欺誣也。(六) 最下之級也。(七) 心不定貌。(八) 憂患貌。(九) 尚書篇名，箕子所作。(一〇) 汝也。此句謂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也。(一一) 黑猿也。(一二) 官名。(一三) 流動貌。(一四) 高貌。(一五) 行貌。(一六) 冒犯之義，謂干求而慢瀆之也。

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

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蘇如劣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舌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

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一)見前篇註。(二)宰相之稱。(三)猶適足也。(四)愛也；謂愛而救之也。(五)官名；

唐置節度使，其始惟邊疆有之，後則全國編設，領一道或數州，凡軍民之政，用人理財皆得主

之。(六)官名，位亞于節度使。(七)官名，唐置防禦使，位在團練使之下，凡在大郡要害之

地，則置之以治軍事，刺史兼之。(八)官名，唐玄宗以後，諸道節度觀察，多兼度支營田使。

(九)(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士以爲公臣。(一)管庫司庫之卑官也。(禮記)植文子

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一一)韓愈自謂也。

韓退之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
 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嘗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
 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去年
 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株綸切遑_{張連切}坎_{音可}坷，又廢一

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一) 退之書侯喜之姓名于書右，故云右其人。(二) 主試之官也。(三) 難行不進貌。

(四) 行不利也。(五) 盛貌。(六) 官名。

標點
註解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九 書說類六

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
悸切其季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
 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
 瘡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瘵癘爲也。忽奉教命，
 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荒音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
 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勲勲勉勵，
 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
 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寒，斃斃音兀事，旣舉，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
 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壘門排戶，
 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扇同使盡爲

敵讎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癩，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家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音老之鄉，卑濕昏霧，音夢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相音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音鄉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歔歔之瑞，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

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
 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
 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
 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五
 裂，身殘家破，爲世大慘，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尙置人數中邪！是以當
 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
 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
 無兄盜嫂，髮孤女云擗張瓜切，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
 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
 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
 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
 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音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
 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

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匡音怵他典懾音忍音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覩切落戈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音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一)子厚由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 (二)兀兀用心貌

(三)內病爲瘵外病爲癘 (四)人體中部位在心膈之間「左傳」疾不可爲也在盲

之上膏之下」今謂疾甚曰病入膏肓 (五)指王叔文等而言 (六)懇切貌 (七)民也

(八)不穩貌。(九)違逆也。(一〇)謂縱橫交錯也。(一一)子厚徙柳州，卽今廣西地故言。(一二)憂傷貌。(一三)罪也。(一四)節序之一，相傳晉文公焚林，求介之推，之推

抱木而死，文公哀之，禁是日舉火，後世始有寒食之俗。(一五)皆賤役也。左傳：「士臣

阜，阜臣輿，輿臣隸。」後世通稱役于官署者，曰阜隸。(一六)獸醫之專治馬病者。(一七)

謂夏日耕作于田上者，畦五十畝田之稱也。(一八)辱也。(一九)漢直不疑，美丰姿，有譏

其盜嫂者，不疑曰：我乃無兄。(二〇)不疑有同舍人，嘗誤持他人金歸，失金者意不疑所爲，

不疑卽償其失，後歸者返其金，失金者大慙，疑冤頓白。(二一)寬嘗驅牛在外，有失牛者向

寬牛羣中索其亡，寬不與之較，後亡牛者得牛，因返寬牛致謝不遑。(二二)晉文公嘗伐鄭，

意欲得鄭詹，蓋詹爲鄭大夫，嘗請鄭伯殺文公也。旣囚詹入晉，晉人將烹之，後釋歸。(二三)

儀楚人，囚于晉，在獄鼓琴操南音，范文子聞之，請釋歸之，蓋以爲不忘舊，乃君子也。(二四)

襄公廿一年，范宣子囚叔向，叔向以爲郈奚必能出之，後果如其言。(二五)趙使魏王殺座，

酬以魏地，魏王欲執之，座騎危陳利害，魏王聞之曰：善，因得免。(二六)通嘗說韓信反，信念

漢之厚恩，因不從，信後伏誅，漢帝欲烹之，通陳辭自免，後漢相曹參拜之爲客。(二七)蒼與

信均輔沛公得天下，嘗得罪，法當斬，然俱獲免。後蒼爲相，信拜大將軍。（二一八）梁孝王聽譚
 繫鄒陽于獄，陽上書自陳，王悟因出之。（二一九）賈誼被貶，爲長沙王太傅，後文帝囚鬼神事，
 欲詢之，故又召回。（三〇）漢武帝時，寬得罪，韓說諫帝，因赦寬，重用之。（三一）仲舒與向
 均漢人，仲舒以言災異下獄，尋赦之，向與蕭望之同下獄，望之在獄自殺，而向得復用。（三
 二）惟怯畏縮也，澳認垢濁也。（三三）委曲也，蓋子厚得罪，欲上書而陳其委曲也。（三

柳子厚與蕭翰林佚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
 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
 與心叶同，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艱兀音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
 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切立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
 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
 時年二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

怒媚音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曰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十七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音重音脆，堅音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音舌暍音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許立切，曉書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

耳。用是更樂瘖音陰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邪？身被之日，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邪？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埋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同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銅，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磁魄，買土一鄺音爲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官，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一) 今湖南祁陽縣，屬衡陽道。(二) 今湖南零陵縣。(三) 艱難之貌。(四) 幽昧也。

(五) 「唐書百官志」御史裏行，使以未爲正官無負數。(六) 忌妬也。(七) 指王叔文等。

(八) 衆聲喧鬧也。(九) 見前篇得罪注。(一〇) 眼花足腫也。(一一) 驚遽不審貌。

(一二) 指兩湖兩江而言。(一三) 鳥名，言變夷之語，如鳥鳴之不可通也。(一四) 不致一

言也。(一五)指同遭貶逐者，如劉禹錫等。(一六)物盛貌。(一七)却袂而將臂奮起之貌也。(一八)治也。(一九)伐木時所剩之殘屑也。(二〇)古者一夫之居曰邸。(二一)大鈴也。「論語」：「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二二)「班固賦」：「大雅宏達，于茲爲羣。」今文人相稱，恆曰大雅。

柳子厚與李翰林建書

杓標音直足下州傳聲去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狄音者，聞人足音，前登渠容」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戰音，坐則痺音痺，界音界音所音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上音，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

疴羽軌切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因拘圜同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癯音隆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誅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同亦已審矣。构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音雷餒，亦甘如飴音怡矣。足下言已自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邪？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

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一) 劉禹錫字。(二) 戰國蒙人，嘗為漆園吏，著書十餘萬言。(三) 見莊子徐無鬼篇。

(四) 病名，慢性脾臟腫大也。(五) 寒名。(六) 麻木不仁也，與痿同。(七) 毒蛇也。(八)

射工一名蠍，舊稱狀如鼈，二足在水中，含沙射人，又名短狐。(九) 水中所生小蟲，能入皮膚

害人。(一〇) 謂病狀罷敝也。(一一) 堯即唐堯帝言盛世之人也。(一二) 瘡也。「國語

」：「民之羸餒。」(一三) 孟簡常州刺史，故稱孟常州，按常州在今江蘇武進縣。

柳子厚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去吏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

愈重則吾俯茲_三，秀才其懋焉_四；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間疏之患乎？
 還答不悉，宗元白。

- (一) 勤勉貌。
- (二) 古衡名；喻其微少也。
- (三) 胸也。
- (四) 勉力也。

標點
註解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 書說類七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遺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女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殆音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沔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一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欣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

苟茶薺^尺切^究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昭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洛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窻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音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嗟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去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

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侯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嘗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入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一) 欺也。

(二) 故城在今湖北宜昌縣東南。

(三) 均水名，注在今河南境內，淮則跨河南

安徽等省。

(四) 今湖北江陵縣以南等地。

(五) 今湖北鍾祥縣。

(六) 今湖北襄陽縣。

(七) 茶之晚取者。

(八) 名若納，官司諫。

(九) 謂棋負與斧鉞，戮人之具也。

(一〇) 余靖

字。(一一) 今江蘇淮安縣。(一二) 憂愁貌。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慙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

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音澁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音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

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一)敬也。(二)特立貌。(三)痛惜也。(四)仰慕也。(五)處境不順。(六)偉大也。

曾子固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輦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向而望，迅河大淮，代音嶽假音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熒熒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切芳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

相天下之道，吟頌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蓋同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慙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一)土壩所以築水也。

(二)叢也。

(三)通也，達也。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

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拙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關音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游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憂音畚築，列於兩河之壩，宜而切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古縣賄，賄狼顧，莫肯效

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

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

(一) 稻田畦也。(二) 沼，曲池也；泚，小渚也。(三) 頓也。(四) 水居積也。(五) 用毒牙或

尾針刺人曰螫。(六) 臨也。(七) 今兩湖等地。(八) 今四川省。(九) 盛土器，以草索爲

之。(一〇) 側目貌。(一一) 汾洲，西河人名，青字漢臣。(一二) 唐華州人，平安史亂封汾

陽郡王。(一三) 唐柳城人，平安史亂，與郭子儀齊名，尋代子儀于朔方，代宗時封臨淮郡王。

(一四) 爲兵馬使，謀逐光弼未遂，弼因斬之。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旣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問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

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至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攀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

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於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知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

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一) 吳縣人，名仲淹，字希文。(二) 河南人，名弼，字彥國。(三) 仙遊人，名襄，字君謨。(四)

喻其微少也。(五) 欲速之意。(六) 高峻也。(七) 唐人，名愈，字退之。(八) 清澈貌。

(九) 字習之。(一〇) 字敬輿。(一一) 言無端緒也。(一二) 周書篇名，箕子敘天地之大

法，陳于武王者也。(一三) 書名，漢司馬遷撰，起黃帝迄漢武。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

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輕，音智走下而不軒，伎其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伎其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音伊切方蹄而蜜睛，音音其隨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羈縻，音音其者飄忽騰蹕，音音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眇，音音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伎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川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書亦易疏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二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日之眇，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游魏，自魏無所不游，恐他日以不見

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

(一)署縣丞也。(二)均良馬也。(三)車後低曰輕。(四)車前覆曰軒。(五)胸也。

(六)大也，喻自適意。(七)越也。(八)盼也。(九)今河南一帶地。

蘇子瞻答李端叔書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日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過益隆，覽之而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盤上}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以爲應舉而已，旣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

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切。讒交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初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不生親友，無一字兄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乎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一) 喪之最重也，時端叔方丁憂故言。(二) 宋分甯人，名庭堅。(三) 宋高郵人，名觀。

(四) 均植物，可供食料。(五) 漢高祖罵劉敬語。(六) 扶也。(七) 木之結瘤者。(八) 傍

日氣也，美石有之。(九) 犀牛也，頭獨一角。(一〇) 犀角之有紋者曰迴。(一一) 與花同。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畝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_{音松}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

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尚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少年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公之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公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敢請尊教之，又幸矣。

(一) 馬遷，字子長，晉南遊江淮，北涉汝泗，而爲文益進。(二) 逆達也。(三) 滅也。

(四) 在今陝西咸陽及長安兩縣。(五) 山名，「雍錄」：「終南山，嶺方闕中，南面西起，秦隴，

東徹藍田。」(六) 卽中嶽，今河南境內。(七) 卽西嶽，今陝西境內。(八) 畜養禽獸處也，

古謂之囿，漢謂之苑。(九) 周公、召公、方叔、召虎均周時人，周召兩八，輔成王，主內政，方召兩

人，輔宣王，外征蠻夷。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邪？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

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惟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牛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一)今廣東曲江縣。(二)猶朝夕也。(三)罪戾也。(四)傷痛也。(五)左傳：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之爲其所殺。(六)毀謗也。

王介甫上凌屯田書

愈跼疾醫同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欲坎然以爲己病也。雖人也不以病愈跼焉，則少矣。隱而虞愈跼之心，其族嫻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末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蹶困塞，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樞窠，其短

切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感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讒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君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兪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息之雅，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一）黃帝時名醫。（二）與醫同。（三）孟子「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四）不自滿足也。（五）忖度也。（六）卜也，古灼龜甲以下故云。

王介甫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作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遊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

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君；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晉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一) 名光，字君實，夏縣人。

(二) 安石主新法，而司馬光則主舊。

(三) 語雜聲器也。(左傳)

「聒而與之語。」

(四) 佞也。

(五) 人衆而鼓噪不靖也。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一 贈序類一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不得志。適茲王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烏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一)今直隸山西地。(二)力勉于事也。(三)燕昭王時，樂毅代齊，立功後，惠王不用，因至

趙，封為望諸君。(四)荆軻在燕，與燕市屠狗擊筑之高漸離為友，後太子丹使軻刺秦王，未

果而死，高亦漸離志以筑擊秦王，不中被殺。

韓退之送王秀才含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假塞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所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箆，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尙何物？藥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旣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一)皆晉人，二人俱不得志于時，以詩酒自慰。(二)驕傲也。(三)釀酒之原料，俗呼酒母。

(四)德宗年號。

(五)貞觀太宗年號，開元玄宗年號。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歛，同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通音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達各切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蒲眠切鄒衍、尸佼、音攪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

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音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一) 擾亂也。(二) 閉塞也。(三) 移也。(四) 典堯時。虞舜時。咎陶舜臣。禹夏代之首帝。

(五) 舜之臣，典樂官也。(六) 太康好獵，優遊無度，其弟五人，作詩諷之。(七) 禮樂射御書

數。(八) 戰國時楚人，官至三閭大夫，襄王時，被讒，謫于江南，自沉汨羅江死。(九) 字文仲，

魯大夫。(一〇) 名況，戰國趙人，著荀子。(一一) 戰國時人，無著書，其說見列子中。一

- (二) 戰國時宋人，倡兼愛之說，著墨子。(二三) 名仲，春秋齊桓公之賢祖，稱仲父，著管子。
- (一四) 春秋齊人，字平仲，相齊景公，盡忠補過，名顯諸侯，著晏子春秋。(一五) 李耳，字伯陽，春秋楚人，著道德經，爲道家之祖。(一六) 春秋韓人，相昭侯，著申子，爲法家之祖。(一七) 戰國時，韓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著韓非子。(一八) 周人，務刑名之學，漢藝文志有慎子四十二篇。(一九) 齊人。(二〇) 戰國時齊臨淄人，燕昭王築碭石宮師事之。(二一) 周時魯人，秦相商鞅師之，著書廿篇。(二二) 戰國齊人，著兵法十三篇。(二三) 放也。(二四) 蕩也。(二五) 唐梓州人。(二六) 唐武功人。(二七) 唐汝洲人。(二八) 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天才英特，唐玄宗愛重之。(二九) 字子美，博極羣書，善爲詩歌，涵渾汪洋，千態萬狀，元稹謂自有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三〇) 趙州貧賤人。(三一) 和州烏江人。(三二) 東野赴溧陽，故江南係指該處。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

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音其其音其蔽則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容音君上窮憂悲愉快音同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莊持切銖殊音。情矣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自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一)掛礙也。

(二)春秋時楚之善射者。

(三)宋人善解牛。

(四)春秋晉之樂師能審音。

以占吉凶。(五)戰國時之名醫。

(六)「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

- (七) 奕秋古之善弈者也。
- (八) 唐人善草書。
- (九) 暢樂也。
- (一〇) 猶言頭緒也。
- (一) 即佛陀之異譯，故佛教徒稱浮屠。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音其最高而橫絕北者，嶺。音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音蟻音扶輿，磅音礪音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蟻扶輿，磅礪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

何也？於其別，中以問之。

- (一) 猶中原。(二) 今湖南郴縣。(三) 中止也。(四) 瑞氣也。(五) 卽硃砂。(六) 泉
 下滴，其所含石灰質，凝結而成乳狀，故名。

韓退之送竇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音高其陽，是惟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霜雪時降，癘疫不興，瀕音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至南海者，若東西南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收南海之民，畧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游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遂作竇從事少府平序。

- (一) 今浙江福建一帶地。(二) 星次之名，與斗宿及牽牛星相當。(三) 謂五嶺也。(四) 謂東海南海也。(五) 南方也。(六) 「尙曹」「烏夷卉服」「疏」「卉服以葛爲之」。(七) 濱也。(八) 指憲宗。(九) 奉天人，官嶺南節度使。(一〇) 今廣東南海縣。(一一) 治理也。(一二) 今陝西扶風縣。(一三) 投難也。

韓退之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帳同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旣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

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自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一）漢蘭陵人宣帝時，廣爲太傅，受爲少傅，在位五歲，俱謝病免歸。送者車數百輛，道途觀者皆稱其賢。（二）餞行也。（三）華顯貌。（四）猶言寂寞也。（五）詩小雅燕饗之詩也。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一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一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

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同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於計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雜，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過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音趨，口將言而囁音囁，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入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

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音

(一)亦曰五行山，在河南河北道，山西冀甯道，及直隸界。(二)在今河南省境內。(三)要

隘之地曰阻。(四)旗之注旄牛尾于竿者故曰旄。(五)降官曰黜，升官曰陟。(六)欲行

不行貌。(七)呵止之也。(八)逸蕩也。

源韓退之送區册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懸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篳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而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符，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得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則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

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

志音別

手之最

- (一) 今廣東陽山縣。
- (二) 齊等也。
- (三) 語聲啾啾，面目猗擢也。
- (四) 猛也。
- (五) 古者
- 續白東階上。
- (六) 超客貌。
- (七) 足踢聲也。
- (八) 和舉貌。

韓退之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包切莫睹，首袷禪，許戈切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必切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

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

物風一日蹕同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

以待將吏，撞宅江塘呼號，以相相應。蜂屯蟻雜，不可爬爬。林好則人怒，則

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

治，乃草薙音而禽獮音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

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置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

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

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

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

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

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

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儼酒去屋以居，可謂貴而

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

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一) 屬下官吏也。(二) 詢問也。(三) 帆也。(四) 大水。(五) 抵禦也，衝突也。(六) 殺

也。(七) 今濟州島。(八) 卽琉球羣島，屬日本。(九) 今安南境內。(一〇) 卽今暹羅國。

(一一) 今柬埔寨地，爲法保護國。(一二) 國名，在南海洲上。(一三) 爲珍貴裝飾品，產

海中。(一四) 今湖北襄陽縣。(一五) 滄景兩州，在直隸境內，德隸兩州，在山東境內。

(一六) 今陝西華縣。(一七) 模範也。

韓退之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大小，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旣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音骨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遷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

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阻限切，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憫憫，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七述切，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而，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迫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遺其行云。

(一)憲宗年號。(二)卽回紇，突厥之別種也。唐時有內外蒙古之地。(三)符節，古使臣持以示信物。(四)謂中書省、尚書省、門下省也。唐以侍中、兩令為三省長官。

韓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

中書省

三省長官

司徒

唐憲宗元和

七年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

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牙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帔音首

鞞袴，握刀在左，右雜佩，弓鞬音服矢插房，俯音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

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

卒不得辭，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乎？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一)今直隸京兆地。

(二)迎也。

(三)「爾雅」邑外謂之郊。

(四)以紅巾裹首也。

(五)弓衣也。

(六)天寶間安祿山叛，時祿山署范陽節度使，范陽卽幽州，故言。

韓退之送王秀才墳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

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音熒，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沼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音黃，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旣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同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一) 孔子春秋末，戰國初人，故云。(二) 戰國魏人，文侯師之，稱爲仁人。(三) 「漢書」

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之弓。」(四) 魯人字子木。

(五) 今山西太原縣。(六) 積水池。(七) 楫也。

韓退之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斑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餽。於既切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

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一) 解說經義，曰傳；解釋文辭，曰注。(二) 與由同。(三) 謂老人髮黑白相間。孟子「一

斑白者不負載于道路矣。」(四) 同儕也。(五) 今河南洛陽縣。(六) 指秦陝，統蒲洛五

縣。(七) 饋餉也。(八) 貞元八年，退之及第，童子亦于是年升于禮部，均爲陸賚門人。

(九) 顏回子路，孔子之弟子也。子路嘗去魯，請贈于顏回，曰：「吾聞之，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因謂子路口：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韓退之與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

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送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烏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

今吾與文暢安活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一) 墨子主兼愛有類佛之慈悲者。(二) 察也。(三) 謂宦族也。(四) 二帝，卽唐堯、虞舜。

三王，卽夏禹、商湯、周文武。

韓退之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邨，音嵩澹，直連切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

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同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視規。」於是東部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遺愈爲之序云。

韓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濫生。大夫烏公，以鈇音夫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濫生爲才，於是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窮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

(一) 河陽節度使，治孟州，今河南孟縣，有河陽故城。(二) 名重胤，元和五年，詔爲河陽軍節

度使御使大夫。(三) 嵩邙山名，灑穀水名在洛陽。(四) 古之善御者。(五) 均喻其事之

明顯也。(六) 今直隸正定縣。(七) 轉運糧餉也。(八) 同早。

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縈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一) 一名孫陽，周之善相馬者，嘗過虞坂，見老驥伏櫪下，伯樂感而泣之。(二) 冀州之北，卽

今直隸冀縣。(三) 古有九錫之典，鈇鉞其一也。(四) 衙署中治文牘者，稱幕。(五) 謂東

都留守也。(六) 指洛陽河南而言。(七) 「易」：「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因謂

君人者爲南面。

韓退之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絲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遊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一) 貧富也。

(二) 猶言節度使。

(三) 今湖北沔陽縣。

(四) 于頓也，時爲山南東道節度

使。

(五) 休，善也；澤，惠也。

韓退之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音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音保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金銀緋，音非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音去人，以車船自他

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恆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 (一) 今山西和林格爾縣。(二) 京畿也。(三) 用以繫囚者，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四) 田器，耜以起土，耒爲其柄。(五) 量器，十斗爲斛。(六) 聚也，勒兵而守曰屯，故兵耕曰屯田。(七) 百畝爲頃。(八) 今山西大同縣。(九) 今綏遠五原縣。(一〇) 水運爲漕，陸運爲輓。
- (一一) 東西中三受降城，又加振武朔方二處。(一二) 稅也。「唐書」：「凡賦人之制有

四曰課。」

韓退之送湖南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尙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雖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李生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饑，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云。

(一) 唐德宗年號。(二) 卽董晉，河中虞鄉人，官宣武節度副大使。(三) 今河南開封縣。

(四) 自漢以來，政府權鹽鐵之稅，唐時仍之。(五) 貞元間，晉卒軍亂，行軍司馬陸長源等被

殺。(六)卽今安南之順化等處。(七)今廣東陽山縣。(八)今湖南衡陽縣。

韓退之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旣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旣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富貴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至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一)廣貌。(二)卽張建封。

韓退之送鄭十爲校理序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學士，其他大學士皆逢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盈積，盡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大，同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

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 (一)掌圖書之官。(二)開元間，改集仙殿爲集賢殿，掌刊緝經籍，搜求佚書，置修撰校理等官。(三)今陝西省治。(四)官名，爲教授之官。(五)官名，功高者，並爲祭酒最著者，爲國子監祭酒。(六)學校名，「禮」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七)卽留守，唐以後爲官名。(八)猶贊頌也。(九)不滿意貌。

韓退之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浮游徜徉，跡接於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音懸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其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乘閒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惛音昏惛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辭，雖

義而不求，吾於令纘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一)封疆也。(二)塞也。「詩」「褰裳涉溱」。(三)接也。(四)和藹貌。

標點 註解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一 贈序類二

歐陽永叔送楊宣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嘆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澹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反從廢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

西宮名

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一)謂其病深固也。(二)五音之一，居中聲。(三)五音之一，居末聲。(四)和也，「禮」

鬱和之美，肅肅雍雍。(五)周尹吉甫子，後母譖于吉甫，怒逐之，後悟復返之。(六)恬靜寡

欲也。(七)經名，古卜筮之書，有三易，今僅存周易，卽易經。(八)經名，古凡三千篇，孔子刪

爲三百十五篇。(九)寒也。(一〇)今福建南平縣。

歐陽永叔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來，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

天下已定，將率帥同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望遠，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一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一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他官切，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無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一) 宋太祖年號。(二) 吳、蜀、楚、吳、越南漢、北漢、荆南、凡七國。(三) 指南唐。(四) 卽秦嶺

隨首二山，在今陝甘一帶地。(五) 指高氏。(六) 雌服也。(七) 今四川成都縣。(八) 卽

南京，今江蘇江甯縣。(九) 將帥也。(一〇) 今湖北等地。(一一) 今四川萬縣。(一二)

繁也。(一三) 湖北宜昌縣。(一四) 在宜昌縣西北。(一五) 在巴東縣之西。(一六) 急

流也。(一七) 均在長江上游，瞿塘、巫、西陵是也。(一八) 今陝西西鳳縣。(一九) 今四川

秭歸縣。(二〇)今四川忠縣及萬縣。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斯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無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千百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

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出，予欲擢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也。

(一) 益也。

(二) 「論語」：「政事冉有季路。」

(三) 「論語」：「言語宰我子貢。」

(四)

字孟堅，東漢人。

(五) 史志以當時所存典籍彙錄于一編，謂之藝文志。班固《藝文志》略爲

之爲漢書八志之一。

(六) 卽開花草本曰榮，木本曰華。

(七) 往來貌。

(八) 今浙江東陽

縣。

歐陽永叔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返，然後山淵齊秦，堅白同異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者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奇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尙少而性淳明，輔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東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以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爲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旣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一) 誹謗也。(二) 均戰國時諸子之說也，山淵、齊鄒衍談天之說也，齊秦縱橫家之說也，倡

者爲張儀與蘇秦堅白異同，楚公孫龍之說也。（三）故城在今山東嶧縣東。（四）今河南滎陽縣。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裼音騰，鞞音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搢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棄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歆音坎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音移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

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耶？余爲之言者，尙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旣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一）食物之有滋味者。

（二）古賓禮之一。

（三）臂衣也，以韋爲之。

（四）小跪也。

（五）

鄉學也，殷曰序，周曰庠。

（六）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周禮二十五家爲比，五比爲閭。

（七）從

容自得之貌。

（八）仁宗年號。

（九）今江西南豐縣。

曾子固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旣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才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

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旣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一) 今直隸趙縣，但軾爲四川人，故此處未詳。

(二) 今湖北江陵縣。

(三) 與乃同語辭也。

曾子固送江任序

均之爲人，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
 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
 馳，往往爲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能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
 波急湫，伏音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羸盈音糧，裹藥，奕音舟易馬，刀兵曹伍
 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官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
 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
 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
 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
 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
 其堂輿道塗，所次升降之倦，衝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
 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
 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實非其童子之
 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

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勤，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旣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飶依據切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慧之才，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一) 俗稱河南省爲中州，謂其居天下之中也。(二) 水迴流也。(三) 輔也，相也。(四) 宮

闕機密地也。(五) 今江西臨川縣。(六) 今江西豐城縣。

曾子固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

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余謂向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余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一)今浙江紹興縣。

(二)年齡也。

(三)浙江瑞安縣。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淡音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

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廷，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調去聲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音頓，突音，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一) 謂以雜色綴于旌邊，爲翅尾也。「爾雅」：「繼旆曰旒。」(二) 岳池人，富公，謂富弼也，蓋弼嘗使遼，任與偕往。(三) 與稍同，矛也，矛長丈八曰槩。(四) 卽漢劉敬。(五) 漢初匈奴之單于，東斥東湖，西破月氏，大擴其疆土。(六) 今山西大同縣，冒頓嘗困高祖于白登。

蘇明允仲兄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澗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而相讓旋辟，相讓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緇，揖讓旋辟，相頽而不前，其繁如毅，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沮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驚，躍者如鯉，殊狀

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濫後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音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惟吾兄可也。」

(一)「易渙卦」之第四爻。(二)盛貌。(三)深水貌。(四)屈曲貌。(五)風激水所成

之象。(六)回轉而偏向也。(七)猶纏綿也。(八)大水之支流旋轉也。(九)邪曲也。

(一〇)纏也。(一一)彫刻也。

蘇明允名二子說

輪輻音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

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一)車後柅木也。(二)車前橫木也。

蘇子瞻太息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遊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_三剽_四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_者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

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一) 孔融知盛孝章不免于禍，故上書與曹操，蓋孫策平定吳會，深忌孝章也。孝章會稽人名。

憲。(二) 謂九州之長也。(三) 猶勸襲也。(四) 大雨所積之水也。(五) 闕失也。(六)

淮陰人。(七) 高郵人。

蘇子瞻日喻贈吳彥律

生而眇者不識日間之有日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音盤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

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一) 有日而無光者，俗謂瞎子。(二) 探試也。(三) 古樂器，似笛而短小。(四) 春秋齊人，

著孫子十三篇，爲兵家之祖。(五) 今山東惠民縣。

蘇子瞻稼說贈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甞，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切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銓音艾刈同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太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千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同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

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一)收穫也。(二)未長成穀者曰稗。(三)鎌之短者曰銚。(四)芟也。(五)與伸字義

同「易」「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王介甫贈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誦屈同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軻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自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吾觀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裙襜虛古切。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軻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軻之心爲心而己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

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自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一)釋迦也，爲佛教之祖。(二)整齊貌。(三)今江蘇江都縣。(四)今浙江省一帶。

(五)今直隸省地。(六)今浙江永嘉縣。

標點
註解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三 贈序類三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敦音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於積聚，爲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爲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見余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銀音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子弟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稔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且從先生於桑梓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爲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

生八十之誕辰，子相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樸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余，亦以余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一) 今江蘇崑山縣。(二) 周氏家縣之吳家橋，故云。(三) 有條理貌。(四) 樸厚貌。

(五) 誠實貌。(六) 爭辯貌。(七) 明世宗年號。

歸熙甫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敏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余。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去倚切紈音之音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痿儒佳切，孺人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抽音。自是撫抱諸孤，熒熒音熒

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頤音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洋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適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余之所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一) 當貴子弟之稱。見《漢書》。(二) 靜也。(三) 詠孝思也。見詩《豳風·鴉鳴篇》。

歸廬甫戴素菴先生七十壽序

戴素菴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宮爲弟子員，同爲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貢闈不得第。予之爲弟子員也，於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偃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

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猶爲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爲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遭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爲歡，蓋龔氏之居枕隗，偏章，遡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沈浸，雲樹罔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旣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謂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旣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爲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培也，命予以文爲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間有能如襲裕州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隩，與音怡然湖濱，年壽烏得而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爲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一)亦稱增生，乃于學中正額外續加增廣者，其額與廩生同，有缺以附生歲科兩試前列者。

補之。(二)在江蘇吳縣東婁門外。(三)今河南方城縣。(四)忽也。(五)晉陶潛作桃花源記，武陵，今湖南常德縣。(六)高隱也。(七)孤獨貌。(八)稱太學生也。

歸熙甫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白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天子南巡湖湘，恭視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蓋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藉貴勢，而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跂踵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爲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家孫尙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

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恆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況非常之寵渥，重之以康寧壽考乎？初公爲諡德，有安人之語；爲侍讀，有宜人之語；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語；上崇孝養，册上昭聖皇太后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練音之禮，夫人陪侍翟，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爲之記，所以勗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予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間。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 (一)官名，三公之一，位次太傅。(二)今湖北安陸縣。(三)祭天壇也。(四)明政教之室。

也。凡闕大典禮者，皆于此行之。(五)鮮明貌。(六)樞要之政也。(七)即興獻王墓。

(八)令其居守也。(九)企也。(一〇)官名，有三，皆明置。(一一)(易)女子十有五年而

笄。(一二)優厚也。(一三)古者季春之月，皇后躬親蠶事之典禮也。(一四)置繭盆中，

以手三三之。(一五)古者諸侯夫人，以翟飾車，翟雉羽也。(一六)堂皇貌。(一七)祭名，

以芹藻，屬先師也。「禮」如立學者，既饗器用幣，然後釋菜。「一八」舉人赴會試

也。「一九」「周禮」「周置六官，以宗伯為春官，掌邦禮。」(二〇)掌市宮內外庶務。

歸熙甫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為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

友也二君數為予言虔伯予因二君蓋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

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為其女夫予因虔伯蓋知翁也翁名

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為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

其未遇不憚躬為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

也。轅音在其中矣。一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通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已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已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一作守耕說。

(一)今江蘇嘉定縣。(二)名須，魯人，孔子之弟子。(三)矢繫以繩，以爲射擊之用。(四)

田獵時，奪取禽獸以祭也。春秋時有此風俗。

歸熙甫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尙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庶尹允諧，鳥獸跄跄。鳳凰來儀。又曰：

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搯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間，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有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冉求即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弊必至於聚斂。子游能以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請余爲二石之說。余故推本尙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焉。

(一)見「論語」 (二)經名以其爲上古典謨訓誥之文，故曰尙書，凡五十九篇 (三)唐

歸熙甫張雄字說

堯之臣，羲和之四子也，分掌四方之諸侯，故攝四岳。（四）舜置九官，卽伯禹、宅百揆、棄爲后稷、契作司徒、皋陶爲士、垂爲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五）冀、幽、并、兗、青、徐、營、揚、荆、豫、梁、雍，凡十二州之州牧。（六）舜卽位，以賓禮待堯之子丹朱，故云。（七）舞貌。（八）呂不韋撰，凡十三紀八覽六論。（九）夏表受時之法，以建寅月爲歲首。（一〇）商代之也，卽大輅。（一一）今湖北武昌縣。（一二）今江蘇青浦縣。

張雄旣冠，請字於余，余辱爲賞，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反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

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一)古男子二十冠而字。(二)澗也，水注川曰谿。

歸熙甫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誥，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懽聚之日益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人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以難予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

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一) 今江蘇吳縣。(二) 在江蘇浙江之間。(三) 崑山縣東南之一鎮名。(四) 書名，凡十

九篇，周公所作。(五) 誌也。(六) 羊叔子名祐，晉人，管幼安名宙，魏人。(七) 伯夷，柳下惠

也，均古之賢人。(八) 同輩也。

方靈臬送王翁林南歸序

予與翁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間。前此翁林家金壇，予居江寧，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予以南山集牽連，繫刑部獄，而翁林赴公車，間一二日必入視予。每朝餐罷，負手步階除，則翁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盤礴，音諮經誼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苦，諷予曰：「君縱忘此地爲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者姍音笑何？」然翁林至，則不能遽歸，予亦不能畏訾警而閉所欲言也。予出獄，編旗籍，寓居海淀，音翁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淀距城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君無細大必以關，憂喜相聞，每閱月踰時，檢翁林手書必寸餘。

戊戌春，忽告予歸有日矣。予乍聞，心忡音惕，若暝行駐乎虛空之逕，四望而無所歸也。翁林曰：「子母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所向；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爲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翁林之歸也，秋以爲期，而予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翁林抵舊鄉，秋春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間，嬉酣自適，忽念生平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必爲北鄉惆音然而不樂也。

(一)今江蘇金壇縣。

(二)今江蘇江甯縣。

(三)書名；清藏名世著，其門人尤雲鄂所編，據

半生所手鈔之百餘篇付梓，僅全集五分之一，文中有弘光帝之南京一段，有干清廷忌諱，因

成大獄。

(四)謂舉人入京會試也。

(五)盤坐也。

(六)咨事爲詼。

(七)毀謗也。

(八)

滿洲戶口皆以兵籍編制，漢人歸附者曰漢軍八旗。(九)亦稱海甸，在北京城西北，卽清暢春園，明頤和，三園所在之處。(一〇)幽卽今京兆，鬱卽今直隸。

方靈臬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爲。夫能爲衆人之所爲，雖謂之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桎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間嘗語予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沈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暱者，則太息深賸，通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於鬱棲坑丘庚切，阱淨音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務爲撓君之言者，自以爲智，天下之極愚也；奈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幸藏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爲譎舟音張

頗音坡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一)故城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二)病深重也。(三)怒視也。(四)目不明之貌。

(五)糞壤也。(六)擾也。(七)誑也。(八)邪僻也。

方靈皋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予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趣，形貌辭氣，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予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予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予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予已北發。居常自懟，音昧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予將赴塞上，而未生至白桐，潘審同陽范恆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偕行以就予。既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焉。每薄莫，同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谿梁間，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

至也。予生長東南，及莫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遊好，其人之精神志趣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間，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予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爲戚戚哉！

- (一) 劉捷字，江甯諸生。(二) 今湖北武昌縣。(三) 今江蘇淮安縣。(四) 今安徽桐城縣。
 (五) 今奉天瀋陽縣。(六) 橋也。(七) 見前杜甫注。(八) 不樂貌。

方靈皋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遍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不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

所錄而過以予之文次焉。予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予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寧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予因是意其爲人，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故舊。得予周官之說，時輟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予言。予惟古之爲交也，將以求益也，雨蒼欲予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予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雨蒼好予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雨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爲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味爽盥沐，質明而涖事，臨民一動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爲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於文則暫輟可也。

(一)今河南永城縣。(二)雄附王莽，識者鄙之。(三)清世宗年號。(四)今福建建甯縣。

(五)不意也。(六)卽周禮。(七)分明也。(八)天初曉也。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河流自昔爲中國患，禹疏九河，過家門不入，而東南鉅野，無潰冒滄沒之害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時，河徙礪溪，九河故道，浸以湮滅。自是之後，秦穿漕渠，而漢時河決酸棗瓠子館陶，泛溢淮泗，兗豫梁楚諸郡，歷魏晉唐宋元明，數十百載，迄無寧歲。皇帝御極之元年，命山東按察使齊蘇勒總督河務，吾友張君若矩，以通判河上事，效奔走淮水之南，迺奮音本迺築，共職維勤，險阻艱虞，罔敢或避。河督稱其能，以薦於天子，使署理兗之洳音嘉河。四年冬，題補入覲，而是時河水自河南陝州至江南之宿遷，千有餘里，清可照燭鬚眉者，凡月餘日不變，可以見太平有道，元首股肱，聯爲一體，至治翔洽，感格幽冥，天心協而符瑞見，至於此也。張君旣入覲，卒判洳河，將歸其官廨，於是吾徒夙與張君有兄弟之好者，各爲歌詩以送之。

(一)覆釜馬頰，太史胡蘇，徒駭鉤盤，高津絜簡，凡九河。(二)與淹同。(三)「尙書」周時

河徙礪礪。(四)漕渠運河也。(五)故城在今河南滑縣北。(六)今直隸濮陽縣南。

(七)今山東館陶縣。(八)今山東直隸一帶地。(九)在山東境內。(一〇)今河南陝縣。

(一一)今江蘇宿遷縣。(一二)言仁德之盛也。

劉才甫送沈某園序

去父母別兄弟妻子而游，既久而猶不欲歸，滯 息有 隨 思累 闕定省違，父母有子如未嘗有子焉者，有兄弟如未嘗有兄弟焉者，有夫而其妻獨處，有父而其子無怙，音 此鰥寡孤獨窮民之無告者類也。雖幸而取萬乘之公相，亦奚以云！余在京師五年矣，父母年皆踰六十，兄弟四人，在家者尙一兄一弟，幼子三人，皆已死，寡妻在室，是亦可以歸矣，而不歸，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杭州人，其在京師亦數年，一日其家人遺之書曰：『不 盍歸乎來！』沈君不謀於朋友，音 未 音 馬束裝載道，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行矣，余於沈君復何言！

- (一)調和飲食之法，用漸米汁浸沃之，使柔滑也。
- (二)「禮」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 (三)「詩」無父何怙。
- (四)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

曰孤，老而無子曰獨，見（孟子）（五）今浙江杭縣。

劉才甫送姚姬傳南歸序

壯年三十歲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從後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吾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髻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

流當爲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慚。今天既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卽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服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堯舜爲不足爲，謂之悖。天有能爲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大擁旄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爲，而余以爲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爲姬傳贈。

(一)謂童幼也，古者童子不束髮。

(二)迅也。

(三)以爲學喻殖苗，見「左傳」。

(四)卽

王守仁明餘姚人，其學以良知良能爲主，世稱陽明先生。

(五)爲我國之一特區，因域內有

大湖曰青海而得名。

